

贈閱

羣言

復刊 第八期

本期要目

論「紙老虎」及其他

南京雜筆

從學潮中看朱家驊

民主政治的前提

哭訴

龍吟虎嘯

鄭餘德

梵音

岳少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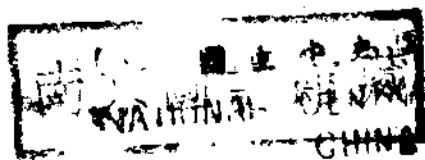
馬鏡

胡思深

生甫編輯

羣言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



LIBRARY

時事縱橫談

兩強之間難爲小！

本刊已與讀者一個多月沒有見面了，在這些日子中，國內外局勢綜錯複雜的變化，真是千端萬緒，一部二十史，無從說起，但是我們瞭解戰後國際局勢變化的來龍去脈，探討時事的发展，現在正在展開一幕世界爭奪霸權宣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暗鬥序幕，誰都不會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不久的將來會成事實，但是又有誰能否認美蘇兩大集團隨時都在勾心鬥角，整個世界就在這兩大國之間的競爭下各顯身手，世界的每一角落的人民都在預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怖，任何強大國家，對未來戰事之恐怖程度，及戰後國家的命運，都沒有把握的逆料，但是目前國際局勢的變化，可能有導致世界大戰的危機，自從西外長會議以後美蘇二強間之難以協調，因爲各個利害關係之難獲互相諒解，隨至會議失敗世界陷入整個不安局面，二強之間難爲小，自從美國操縱地中海及東南歐後，極力建立防蘇陣綫，援助希土法案之成立，蘇聯亦在中歐東南歐建立衛星軍，明爭暗鬥，匈牙利政變後，英美提出正面向蘇質問，蘇聯却以冷淡答覆英美的質問，壁壘既成，問題更形複雜，法國惟恐二強衝突尖銳，而扶植歐洲戰敗國，而直接遭受威脅，美國在目前處境左右爲難，此次馬歇爾援歐計劃廿七日，英法蘇三外長開始在巴黎討論，恐怕在目前複雜嚴重的歐洲問題，列強之間情勢成見未消除之前，難獲圓滿進行美蘇二強支配下之整個世界，如各該國不自動捐棄成見，恐怖空氣始終不能消除。

在國內一月以來，魯中戰事沉寂後。東北開始大打，公主嶺之爭奪，四平街之解圍，共運團結，在目前國內和平統一，顯不可能，內戰持續下去，恐在沒有打出勝利之前，經濟危機正不可挽救，在國際環境未好轉，內戰是不能結束的，近日以來中樞首要頻頻協商討時局，外交舉棋不定，國內社會秩序之無法安定，通貨膨脹之無法抑制，國際援助之望反難期達成，中國將陷入長期紛擾，目前對結束戰事之希望，甚爲渺茫，反觀在麥帥扶植下之日本，已在進步中大踏步邁進，值得我們警惕。

北塔山事件

正當東北戰事激烈之際，突然傳來了六月五日外蒙侵擾新羅邊境的消息，對於這一嚴重的事件，中樞除白蘇蒙提出嚴重抗議外，當即派白劍生部長赴新處理，後又突然中止，即電令文白將軍就地解決，六月二十一日蘇蒙覆文送達外部，蘇方否認蘇蒙參加作戰，外蒙竟稱北塔山係該國領土，現外部正在考慮須一對策，對於此次事件，美國務卿馬歇爾曾發表談話稱係中蒙邊界糾紛中之較爲嚴重的一次而已，看馬帥的談話，好像並不值得重視，但是在我政府方面認爲此次事件並非邊界糾紛事件，而蘇蒙有侵略野心，目前正當內戰烽火熾遍華北，政府正遭遇空前難關之際，截止二十七日止，據報載北塔山一帶，尚有接觸，可見此次事件，尚未得到妥善解決，我們要正視這一事件的發展，領土不容分割，希望蘇蒙尊重我國主權領土獨立完整，迅謀合理解決，俾能保持二國友善關係，同時政府方面應該有強硬的外交政策，我們人民誓爲後盾，以保衛領土的完整！

五億貸款問題！

經美政府指定進口出銀行貸華五億元貸款，已於六月三十日期滿，截至二十三日止，雖經顧維鈞大使與美國務院磋商，期滿日期迫在眉睫，美國當未表明態度，是次貸款貸放是不可能了，馬帥上次留華調處期內，據說美政府已授權馬帥，若是調處成功，中國能達成美國所期望的局面，五億貸款可由馬帥立即貸放，但是馬帥調處先後歸去後，在離華聲明中，表示中國當時現狀，與美國心目中期望的，當有相當距離，五億貸款以致不能兌現，在聲明中投意中國改組政府，包括各黨派及國民黨中馬帥所認爲自由分子的一流人物在內，三月間張羣就任行政院長，改組府委，拉攏民青二黨人士參加，但是仍然未能使美方認爲滿意，關於貸款事，美官方表示中國雖提出用途計劃之後，政府雖將五年經濟建設計劃提出，尚未得貸款，以後進出口銀行又會表示，貸款需由中國提供切實担保，乃至六月廿三日顧維鈞大使正式開始與美助理國務卿索爾浦浦談判解決戰時借款廿一億美元問題，廿三日顧維鈞對華援助當在考慮中，在今日不可否認的美蘇兩大陣營對立中，美國當然不希望中國共產黨統治，但是對目前中國政治

軍事現狀之下，美國却要強迫擔保償還問題，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目前情形，頗感煩惱，廿五日馬歇爾談話，顯然說明是項貸款，已經是極少希望了，所謂新貸款問題，刻正由顧大使與美方進行談判中，能否成就，當難逆料。自助人助，我們要自強不息，自求多福，才能的到友情的援助，否則總是一無是處。

孫副主席的談話

六月廿一日報載副主席孫科對記者的談話，斥責蘇聯以不遵守中蘇友好條約，放大接收問題之遷延未決，及韓共參加東北戰事等，并呼籲美國加緊援助。一向以發言慎重的孫副主席，此次突然發表了一席驚人的談話，但是對國際方面尤其是美國却引不起良好的反應，這實在是意外，因為美國目前正對縱橫複雜的中國政局，尚在縝密考慮中，向以利害得失計算的美國朝野，正在衡量國際形勢的轉變來決定他的援華政策，在目前中國經濟軍事各方面的現狀，正需要美國加緊援助的時候，而期滿的五億貸的無法貸放，正表示美政府方面對中國援助之值得考慮，孫副主席之談話原為促成美國迅速放貸，及外交政策方針之表示，中國目前和平統一仍須努力，政府方面焦急的希望，但是美國却在躊躇不決，我們希望美國趕快決定對華外交政策，而我們對孫副主席發表談話的用意，讀者們也必然體味得到。(錫凡)

期望於聯合國

本月二十六日為聯合國憲章簽字二週年，在這世界騷亂相尋民無寧日的今天，我們實在無心再作紀念的官樣文章回想一九四五年的今天，五十一國代表聚集舊金山會議，策劃世界的安全，無疑的，這是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日子，聯合國機構亦於翌年在英倫誕生，可是它所提倡的和平與安全兩大目標，迄今猶屬渺茫，這一年以來，它過去處理的申訴，如西班牙，希臘，伊朗，以及正在進行的巴勒斯坦和英埃蘇丹問題，沒有一件能澈底解決，這表示世界和平仍然沒有保障。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中，英、美、法、蘇，由於各國政治制度的不同和經濟利益的衝突，精誠合作，自然是二個疑問，如史達林拒絕以其演說之記錄片交付聯合國機構廣播，即是一例。但我們相信富有

遠大眼光的國際政治家，為了尊重歷史，以及二次人類大屠殺的教訓，我們祈求這一個機構，不會變成「國聯」。

評伍憲子和平方案的議

民社黨伍憲子先生，在調處黨內糾紛之餘，復於二十六日在大公報上披露和平方案擬議一文，他說自己僅以平民地位貢獻和平意見，民主之風，溢於字裏行間。

全文共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政府方面說去，第二階段從人民方面說去，第三階段，從國民黨共產黨方面說去，大意是政府方面應該：①解除所有苛捐雜稅，②取消一切物資統制，③釋放政治犯，人民方面應該要有和平，平勻，互讓，團結之風，而全國知識分子必須為人民表率，國共兩黨方面希望雙方尊重第三者公平處斷，融和各黨組織聯合政府，並且在辦法中希望蔣主席應以超然的地位，辭去國民黨總裁職務，並令所有軍人一律脫離黨籍，這些言論是對於和平運動的一種貢獻，但我們以為這些辦法政府是得不到的，之所以做不到，這內中一定有困難在，癥結在，如蔣主席辭國民黨總裁並令全國軍人脫離黨籍一次辦法來說，這是高調，任何一個黨的領袖，受全黨黨員之付託，他豈可自由辭去，而且可以用一紙命令將已入黨的黨員脫離黨籍，如此辦法，恐怕世界上的民主國家，還沒有實行過，伍憲子先生謀國之心雖切，但思想竟不切實際。(天虹)

勝流

半月刊

英 僑：人行發
增光陳 編 主

物刊型巨南東
事新化文江浙
庫寶術學活生
繩準政行學科

號七二路王岳州杭江浙：址社
號二七〇二：話電
部行發刊本：處售經海上

論「紙老虎」及其他

鄭餘德

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羣衆」，自從在上海停刊以後，它早已改變方式，以另一種姿態出現了，最近在市上發現的，是三十二開本的小冊子，每一期以內中一篇定為名稱，第六期的「論紙老虎」即其一。

中共最近鬥爭的策略，是武力和文化並進，它不是一個黨派，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打」的黨派，它又不像是一羣流氓，因為流氓不會纏綿到十九年之久，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我以為是中國政治腐敗，國民黨革命不徹底的產物，這是中國所特有的政治傷寒，中藥和西藥都無法醫治，要消滅國內的流血，必須健全政府的組織，加強百年的訓練，以改善中國國內的政治現狀，才能勿藥自愈。

中國目前的政治，還是以階級來代替制度，侯門深似海，官場不重親職務，而重視職位，但有權威的人，不一定會有才具，真正肯幹國家事務為人民効力的，恐怕極少，記得有一位朋友主張把十歲以上的人掃除了，因為中國人的血液裏已有自私的毒素，這話雖然成爲荒謬，但聽之頗爲痛快。到今天爲止，我們沒有聽到一位大員說爲了國家赴湯蹈火而願意犧牲自己的一切，也沒有一個豪富能把所有財產，全數捐給國家，這就是今天中國共產黨以武力鬥爭的存在唯一條件。

在論「紙老虎」的一書中，有一篇奧特利 Anna Lstrang 作，以杜無門署名，譯自美亞雜誌四月號的一篇「毛澤東的紙老虎」的文章，他是一篇爲中共捧場的訪問記，文中首先介紹毛澤東是亞洲著名領袖之一，頗爲得力這篇文章的寫成，毛澤東還安閑地住在延安的窯洞裏，用許多茶杯在桌上放來放去說這是「美國反動派」，這是「蘇聯」大擺其龍門陣的時候，他一貫的理論，是中國政府得到美國的支持，背棄了人民的利益，似乎「正義之師」，中國應該是共產黨的天下，可是他的理論基礎在那裏呢，實在使人發笑，因爲他完全是謾罵性質，他對於美國的科學，對中國元首，他像阿Q似的口吻說：「原子彈是一只紙老虎……看相可怕，而

實在並不強壯。從遠眼光來看，看正力量不在於反動派，而在於人民」，「蔣介石——Paper tiger！」這些論調，在中國，五十年來的國民革命，八年來向民族聖戰之後，簡直還不會有過，因爲這些話，沒有人敢相信會不是大膽與狂妄，毛澤東今天居然以亞洲著名領袖的地位，對原子彈表示輕視，對領袖侮辱，我們祇好啞口無言。

紙老虎這一個名詞，在外國還不曾聽見過，它比 (Scare Crow) 稻草人，更覺得有趣，因爲稻草人是嚇唬雀的，而「紙老虎」却能够嚇人，毛澤東的比譬是否正確，我想值得今天貪官污吏們警覺！

我以為今天的時代裏確有虎狼，虎狼是不祥之物，我由是發而遠之的，胡與毛澤東以爲今天中國的社會裏，紙老虎的存在，那末他大概日以爲是「紙老虎」了，在中國的成語裏，於虎的評論，並不好，有一句：「關門養虎，虎大傷人」的話，正是中國二十年來政治的現形。

我相信，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決不怕強暴，自然決不能與虎爲伍，中共的政治制度是「新民主」，它實施新民主主義政策如「解放區」，但是它的一貫以迷信武力作風，實在使人覺得有老虎的感覺，我們不想採取現實，同時更不願意欺騙良心，我們對中共的政治現狀，自然不能不使我們失望，但並不絕望，而對於以武力反變的政治集團，我們在要大肆整討，今天的中國，要年青，祇有青年起來，纔有希望，青年的革命動機是純正的，心理是光明的，今天的人民需要他們，國家需要他們，我們揭發社會的黑暗，建設新中國自然要記紙老虎戳破，同時也要爲民除害，必須打倒真老虎！

「戳破紙老虎，打倒真老虎！」是我們當前的兩大中心工作。

★ ★ ★ ★ ★ ★ ★ ★ ★ ★

南京雜筆

梵音

寫雜筆的人很多，尤其是南京，地居全國首要，名爲政治的中心，更是五花八門，琳琅滿目！

我到南京，先後三次，說也抱歉，每一次都有要事在身，所以停留僅有三五天，來去匆匆，心緒上的緊張可以想見，不但南京的名勝古蹟，不會遊覽過一遍，就是一些朋友，也無緣一一專訪，現在來寫南京雜筆，實在是太難了。而且覺得有些勉強。

我對於南京的印象，覺得它的輪廓固然雄偉，但頗有荒涼之感，因爲歷史上六朝金粉，冠蓋滿京華的文章讀得多了。現在看到了秦淮河的污穢，夫子廟的頹圮，不無今昔之感。我到南京的第二次正在召開國民大會，第三次在召開參議會，會開得相當緊張，中央的大員都到南京，一般商賈酒菜館也生意興隆，聽說南京每開一次會物價要漲一次，是否屬實，無法證明。

到南京眼界確可放大；文武百官滿街跑，佩中將領章的，有穿自己到街上買小菜，不用勤務兵，也不當一回官，至於交官安步當車，粗衣小帽的更屬汗牛充棟，這一方面是說明官人民「公僕」，生活趨於簡單，也有人說公務人員的寒酸相，南京住的問題，也相當嚴重，有車子的買房，不一定能住得到洋房，有一次我住在一個朋友家裏，一幢房子住了五家，聽說還是國防部裏的總長，如果在上海，他們可非住公寓房子不穩當，可知大家一律，也無所謂了。

南京的街道雖闊，而多屬泥沙，晴天有灰塵，一遇雨天又來泥濘，行路頗爲困難，交通方面有市內小火車，有公共汽車，還有高爾基的江蘇汽車公司的公共汽車，比官辦的好，公共汽車賣票的都是一些女孩子，剛從禮貌相當週到，一些丘八看到了也祇好買票，異於其他各地，值得一提的是，街頭上廣告少，標語也少，有幾塊廣告牌邊均有青年團的標語附設其旁，頗爲經濟，但廣告與標語合在一起，似不甚妥。

由於各黨各派參加政府，準備行憲，南京又大興土木，原有的國民大會堂已不敷應用，又在擇地重建，還有什麼水利部，國民政府委員會，社會部等

等，都已樹立基地木牌，不日行將建造，下關一帶的棚戶依然，高樓大廈雖多，但茅棚草屋亦屬不少，說穿了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人情薄似春冰。

報紙方面有中央日報、新民報、救國日報等，提起救國日報便連想到該報負責人蔣德柏，救國日報的作風，向以諷刺潑辣，標題激動見稱，例如稱「共產黨」爲「共匪」，蘇聯爲「蘇俄」，乃衆所共知，蔣德柏不久以前和南京人報時學大打筆頭官司，說是爲了「同行相妒」，同業方面對他竟不發生不愉快之感，但或倒反而覺得他「躍有天地」，他能够不顧一切，罵共產黨，罵政府，罵官僚，罵……記得參政會在上月間開會時，救國日報曾經於五月二十六日的社論中，有「只有打，纔是獲得和平的辦法，希望蔣愛和平者勿爲人所說的論調，給受當時「談和和談」的參政會諸公大傷腦筋，不啻是打蔣德柏是是否有利於國家社會，而飽受正風，這也深入人心，其德柏一身都是血，名不虛傳。

記得在抗戰勝利之前夕，大家都討論過這部門，什麼和平、洛陽，現在可無人提起了。但願我有緣回上南京，讓我賞心悅目暢遊三天，再來補記吧！

天涯何處覓芳草？白帆



美蘇關係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張 傳 宗

跟着戰後整個國際局勢愈趨惡化，於是就有人預言第三次世界大戰勢不難免；我們認為這決不是單純的神經過敏或眼光短視，而是因於當前國際問題底本原與現象，確已促使我們轉變到失望與悲觀。同時更看到了今後世界可能有新的危機了。我們說：前次世界大戰，巴黎和會並未為此後的世界和平奠定基礎，反重新造成了許多新的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問題，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未到二十年便再爆發了。可是兩次戰爭殘酷與沉痛的教訓，尚不足喚起世人對於世界和平有澈底的努力，而少數政治及軍事野心家底思想與生活也並未被根本撲滅，因此我們在這一次巴黎和會中，仍同樣看不到有和平的保障。但在另一方面，另一種反動的思想與生活，反日見抬頭與普遍，這真是人類最大的悲劇了。

戰後的國際問題，實際上抗戰前更單純而明朗化，這我們可以此如下的特徵中看出：第一、是社會主義蘇聯底抬頭與擴展，在下次大戰後，蘇聯還為一般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與壓迫，到這次戰後，蘇聯不但沒有被法西斯帝國主義所消滅，反而由硬擠而進展為光榮的戰勝國了。這一情勢底轉變，使社會主義在戰後世界上的國際地位與勢力強固地建立起來。第二、跟着這一情勢底轉變，於是就很快發展為社會主義集團與一般資本主義集團底形成與對立，而蘇聯與美國，便成了這兩個集團最具有實力的領導者。第三、是美國少數反動派如范登堡、貝爾納斯，杜威所領導的以金元與原子為基礎的新的世界帝國主義思想與實際行動底抬頭與蘇聯為反資本主義勢力底包圍因而積極充實自己與向四面八方向放射式的擴展，於是又形成了所謂新的反共聯盟，與新的國際革命。第四、是新的聯合國，又因美蘇關係或一般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底對立與惡化而失去了建立與支持的基礎，因此更不可能希望有理想的實現了。

上述四點，歸納起來，我們也可以解釋成如下簡單而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兩次大戰的結果，祇有在政治上解決了一部份現實的問題，然而對於

實際上所謂過存生活而種種階級性的經濟生活，或者說是一般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底矛盾與對立，仍未有澈底而合理的解決，因此，新的戰爭的危機，還是存在着而且隨時又都可能再變發生的。美故總統羅斯福以及中山先生底偉大，也就在能看出這一問題底基本原因，因此一個提倡民主經濟，一個則提倡民生主義，這兩個辦法如能分頭推行及實現，皆可能促進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接近與合作，以奠定今後世界永久和平，然而兩位巨人離開我們太早了，而由他們所手培栽的新力量，却又很快就被另一反動勢力所壓制與反對，這樣世界和平就又回到不可知是還景里去了。

從日本投降以後的幾次外長會議中，每次都給我們帶來了不好的消息，而且這種不好的消息，一次比一次更見惡化，其實，也就是處在美蘇領導的兩方對立的集團間，它們所存在着與可能發展的各種矛盾與衝突，一次比一次更顯著與尖銳表現在會議上了。不過在當初，一般反動勢力尚未見十分猖獗，因此雙方至少，還有其若干誠意，而會議底成就也比較可得有一二指出。然而發展到這次四強外長在莫斯科召開會議時，却正逢美國底外交來了一個由九十度的向右轉再進而變為一百八十度的而後轉，馬歇爾代表這一種新的逆轉的外交政策，公然以一種蘇聯對立人的領導，姿態在會議上強硬地出現了，然而問題就在蘇聯居然也回了一下強硬的對付。於是，在會議本身固然大大失敗，而今後世界的危機，無疑又給一般第三次世界大戰預言者引起了更確定的信心。

在這里面，最關係重大的，無疑就是美國對援希土案底通過，這一方面表示，英美在歐洲勢力底消長，然而最重要的自在美蘇關係底更見白熱化，美國為了反蘇，不惜利用金元與原子去支持英國以及在希土等小國里所代表英美的反動勢力。而英國也不惜利用美國實力，共同維持在歐洲以及整個世界每一個殖民地市場，以及據點上的資本帝國主義勢力體系。

英國在戰後，本已被迫做了美國底尾巴，到今日，英國不但在外交及政治上，須仰美國底鼻息，最重要的還在它底國家經濟以及如何復興戰後問題，也都支配在美國資本主義的手里了，在另一方面爲了反蘇，與阻止蘇聯在歐洲勢力底再變向西擴展，英國自更須美國來支持它。因此，關於有人希望英國可能成爲美蘇合作的橋樑這至少在眼前，完全可說是一種空想！

法國底復興，同樣也是利用美蘇關係底對立。法國在這次大戰中最倒楣，然而到戰後却最幸運，它就能利用這一種對立的關係，迅速地恢復了亡國前的國際地位，到最近英法同盟訂立了後，更以一種新興的姿態，崛起在莫斯科會議之上。然而在英美方面，最大目的却在要通過法國底合作而建立起西歐集團的反蘇勢力，因此，對於過去法國這一種各黨派聯合的政府，自然尚不感到滿意，而最近戴高樂底再起，無疑就是爲配合英美對法國更積極與反動的需索所造成了。與法國同樣走亡國運的在東亞方面，還有一個日本，一般人常評批麥克阿瑟治日太縱容，因此有利於日本反動勢力底重新抬離，其實這也正是眼前美國對日新的政策。日本爲美國太平洋整個勢力圈底前哨，也被美國看中爲反蘇的一大基地。在美國人心目中，也許會覺得日本反北中國更有利於供他們改建爲一種強有力的反蘇基地，因爲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比中國好，而中國又有中共勢力底散佈，因此他們對中國表示特別關心，而對日本則更有無限的希望了。

根據一般事實的發展，我們更可以明顯地指出，在英美外交政策中，現在已確定了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那就是祇要是反蘇的，或者是有利於維持一般資本主義的體制的，不論爲任何勢力，皆受歡迎，亦皆受利用。這中間最好的例子，就是西班牙的佛郎哥政府，它已經由德意的法西斯蒂主義的幫兇，一變而爲現在英美資本帝國主義的幫兇了。我們如果明白了這一基本的原則，那末無論在法國，意大利，日本，希臘，土耳其，都是一樣的出發點，也必然有一樣的反動的發展！

再從整個世界的形勢上看，美國似正在用全力促進以蘇聯爲假想敵的世界大聯防與大包圍政策，這不但是經濟的政治的，而且這赤裸裸表現爲軍事的事。美國現在已經佔領了全部太平洋的重要島嶼，把太平洋變成了自己的內湖，同時又向大西洋出發，通過英法，地中海一直到遠東的中國與日本。而最近對於北極區底開闢，更有企圖達到進攻蘇聯的捷徑，這一偉

大的計劃，似已替第三次世界大戰劃出一個大概的輪廓來了。相反的，在蘇聯方面，也同樣在改力於另一種反包圍與突破聯防的新的計劃，在東南歐，在東亞，以及廣治地存在於各資本主義國內的反動勢力，也同樣使英美感到問題底嚴重與壓制底困難。由於這四大勢力對立底，趨白熱化與尖銳化，今後世界的和平，實已變得很悲觀了。

自然，在另一方面，在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內，也有能真正從民衆或人類底利害立場出發，反對這一種反動勢力底再繼續發展認爲今後世界的和平，心須建築在美蘇合作的基礎上，美國領導反蘇，無疑就等於反民主與和平，企圖再用經濟與武力，來保障資本帝國主義底統治與採取的地位。這一爲爭取今後世界和平而呼籲的努力，自然必能獲得大多數人底擁護，然而現在的問題却是在，世界的政治，仍被操縱在少數政治以及軍事的資本主義的野心家手里，而大多數民衆却還沒有力量自動起來爭取民主與和平。因此，我們更希望今後世界有真正的和平，必須澈底消除這些法西斯蒂的殘餘勢力，而能在美蘇兩大國和平合作下，促進大西洋憲章四大自由底實現。這我們在最近美國前商務部長華萊士赴歐旅途上的幾次演講，更可以明白看出確能代表了大多數人底呼聲。

因此，我們認爲第三次世界大戰能否避免，就要看美蘇間的關係能否有澈底改善，這也就是說：我們能否促進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經濟體制底協調與合作，如果最根本的經濟問題不可能有個合理的解決，那末，無論爲聯合國外長會議，都不可能對於今後世界的和平有確實的保障。我們祇有希望廣治地存在於美國內以及全世界各地的真正民主勢力能通過合作與互助的形式，一致站立起來，反對戰爭與侵略，以及整個資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共同走上自由與和平的路！

今日醫學雜誌

德國醫學博士

儲麟蓀主編

介紹歐西醫學理論
研究中外醫學技術

密切注意出版日期
歡迎批評 訂購 介紹

社址：上海南京路一〇一號
電話：三九六六號

從學潮中看朱家驊

岳少峯

五月，學潮洶湧澎湃，震蕩了全國，甚至演出了流血的慘劇。現在雖然已經過去了，但這是教育界的大事，還值得一談，造成這次全國性的學潮，原因是異常複雜，追究起來，雖然不單是教育部的責任。但是回潮這次學潮的發生，却不能不痛責教育部長朱家驊的指揮失策。因為最初是由於教育部輕舉妄動，宣佈本學期起恢復大學總考和高中畢業會考。引起全國大中學生請願要求收回成命，進而罷課以求達到目的，這一波未平，接着是英大的要求遷校和交大的護校運動，最後才是中大發起的「吃光運動」遍及全國。至此教育部已無法撲滅此不憤而引之野火，造成混亂局面，勞及最高當局發表談話勸導學生，及由國務會議通過維持社會治安辦法，以制止學生行動，使問題嚴重一至於此。

檢討教育部處理反對會考，英大遷校，交大護校三事，可知朱家驊和他的僚屬的無能。在應該虛心的地方不虛心，而在應該強硬的地方又不敢強硬，前者是過失，後者也是過失，這兩種過失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喪失了政府的威信，為社會招來不安。當此物價波動激烈，經濟危機四伏，社會人心動蕩，國家復員止於半途，青年更是感覺苦悶，由於教部措施失當，乃激成青年學生感情的橫決，掀起風潮，使社會吞嚥這一苦果。

撇開超越範圍的學生行動不談，對於反對總考和會考，自始就得到社會上的同情，認為教部此舉有再考慮的必要。輿論界也為此問題向教部有所進言，一致認為在復員尚未就緒即恢復會考的不當。但是教部人員固執成見，剛復自是，非但學生的要求不予考慮，甚至說輿論界也幼稚得很。五月三日教部發言人，大談其理論而不顧到事實，堅持中學會考的必要。十日中教司長曹錕，又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教部發佈恢復會考時，經過慎重之考慮，既已頒佈，非任何人反對所能取消。法律非兒戲，盼各界體諒教部推行法令之苦衷。」迨五月十六日，學潮遍及全國之時，教部手忙腳亂中，乃不復顧及「法律非兒戲」，再由曹錕司長宣佈，此會經「慎重考慮」之中學畢業會考展後一年，大學畢業總考亦由各校酌辦。處理國事有如兒戲，朱家驊和他的僚屬，在此次學潮中暴露其懦弱無能。

對於英大遷校問題，除了表現朱家驊的固執外，還含有他的偏見。如所週知，英大的創立是為了紀念先烈陳英士，所以英大雖是在抗戰期中草創於浙江麗水，而永久校址則已預定在英士先生故鄉吳興。但到抗戰勝利後，朱家驊却硬要將它放在金華。三十四年冬天，陳立夫朱家驊先後到杭州，許多關心英大的人，就和這前任校長和現任校長談起英大校址問題。陳氏當時就表示，他是贊同英大設吳興，他任校長創立英大之初，即曾作

此決定，在教部中有檔案可稽。朱氏則說他的意見英大要設在金華。後來教育復員會議在京召開，當然是現任校長勝利了，英大校址決定在金華。所以兩年來，遷校的要求，一直是在英大師生間醞釀着，上月初乃見之於行動。而朱氏堅持此乃教育復員會議中所通過，無法考慮；「這是整個國策，一經更動對國家前途有關。」他抬出「國策」這頂大帽子來壓英大師生。五月七日，英大學生由金到杭要晉京請願，朱氏再三設法阻止。同時使用高壓政策，派教次杭立武赴杭，對學生所提要求毫不考慮，口口聲聲在杭學生各不返校，則不能再寬容，並特別聲明，將不惜「開除學生」，「解散英大」。但是幾句官腔壓不下青年學生激昂的情緒，英大學生至終是到了南京請願，而由雷震保證（雷氏聲明此保證已得到教部同意）在下次教育會議中提出英大校址問題。結果仍是教部讓步，才緩和了學生的憤慨。朱氏若不固執成見，審察事實，早允學生考慮，則英大學潮何至如此擴大。而必須事態嚴重起來了，再來表現他的「蠟燭脾氣」。

談到交大，大家皆知，像交大這樣一個有歷史的大學，為什麼會受到朱氏的歧視，說穿了，還不是因為交大校長吳保豐不是朱家驊的人，而吳氏在交大的地位又為朱所不能更動。因此又有在權力所及之處苛待他，如減少交大經費，分割唐山北平兩院，減少科系（停辦輪機，航海兩系），雖經交大校友及吳保豐校長數次與教部商議，也得不到結果，因而醞釀成這次學生的護校運動。及至學潮發生後，朱氏趕到上海，尤搭架子，不肯到北站向學生解釋。等到事態更趨嚴重，接到張羣院長電令，才趕到滬去，答應了學生的五項要求，而且還簽了字。真是喪盡政府威信，更使人覺得他懦弱可欺。

一次又一次的看到朱氏的懦弱可欺，所以五月十五日那些「飢餓」的中大學生的拳頭伸向朱氏身上來了，兩三千學生擁擠在教部，大呼：「朱家驊快出來！」朱家驊不要搭架子！罵了他，還要拖他陪同到政院去。此時朱氏知道事情鬧大了，學潮眼見得無法收拾，因此也顧不到尊嚴，只好忍氣吞聲。

朱家驊的自私和偏見，使他犯了這許多錯誤措施；而他的低能和懦弱，又使他無法補救這些錯誤。因而既不能消弭學潮於未然，又無法解決學潮於事發之後，現在朱氏的錯誤措施已經被人「利用」去了，無怪參政員要指斥他：「教育部是創造學潮的大本營」，「辦教育的人辦不得其法，教部的人都是飯桶」，「這次學潮教部應該負責，朱家驊更應該負責。」想起了這些，不知道朱家驊還有什麼面子再踏進教育部的大門。
(五月廿八日於南京)

當前農民離村問題的危機

項澤民

(一) 引言

我國以農立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業的興廢，直接影響國家的盛衰。我國農業數千年來，迄未有長足的進步，依然是原始時代的生產方式，很少有科學的處理與新式機械的應用。抗戰勝利後，經濟建設的呼聲直衝雲霄，而被公認為工業化的基礎的農業，亦為舉國人士所矚目，我們回顧這勝利一年半來的農村經濟，由於敵人的退出，照理總應有若干改善，但是擺在眼前的慘痛的事實，不但毫無改善，反而日甚一日，變本加厲的惡化了。現在我們只要張開眼睛稍加留意，無論是在農村的傳聞，或是在報章雜誌上的刊載，都能隨時隨地看出農業的衰落，農村破產，農民艱苦等種種慘痛現狀或呼籲。許多城市裏不是時常發現一批批鴛衣百結扶老攜幼的難民嗎？各大城市中不是充滿着無數攤販顧客嗎？都市失業人口的繁多，更是令人可怕。只有我們稍加思索，無疑的可以斷定，這不知數的廣大流亡羣失業者，以及販夫走卒，大多來自各地農村，我們應該曉得，現在我們的農村經濟，已經不是什麼危機，而是早已走在「崩潰」的道路上，我們的農民，已經到了無產可破，早已在死亡線上掙扎，迫不得已，唯有離村，踏上流亡之道。農民不能樂業，農業安能發展？農村安能繁榮？從農民離村的普遍現象，即可明瞭當前農業經濟危機的嚴重性。

(二) 當前農民離村的原因

我們於明瞭農民離村現象的普遍以後，當再進一步研究，農民離村的原因何在？如何農民會離鄉背井的離開他們祖宗所在的老家？當前農民離村原因，概括言之，約有下列數端：

①內戰影響：八年對日聖戰，終於獲得最後勝利，照理，全國人民經此浩劫，受此巨難後，應該休養生息，積極復員，恢復元氣，然而不幸生在今天

白帆作



得很，喘息未定，抗戰餘燼未滅，而內戰之火又起，黃河南北，白山黑水間，依舊烽火漫天，哀鴻遍野，農民還鄉不得，流亡有加，真是所謂：「內戰造成洪水，農民正在死亡線上掙扎着」(見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公報)

②徵兵：抗戰中，國家爲了補充前方兵員的傷亡而行徵兵，勝利後徵兵一年，去年中央命令恢復，各地徵兵機構，相繼成立，本年度壯丁

，亦正準備開徵中。去冬十二月七日大公報刊有：「各地抓丁急，上海人口增，據調查，擁塞馬路上的販夫走卒，蘇北難胞佔多數，不願打仗的，爲數也衆」，由此可知，各地爲逃避兵役而來上海的人，爲數頗多，事實上，各地農民爲抽壯丁而離村的，確不乏其人，且爲一普遍現象。可惜手邊沒有精確的統計材料。

③災荒：我國民間，素有句俗語，就是「靠天吃飯」，農產的豐歉，幾乎完全受天然支配，幸而風調雨順，更無其他蟲匪災害，終年辛勤所得，戰許勉可糊口；但一旦遇有災荒，農產歉收，農民唯有死路一條。加以我國科學落後，水利失修，災荒之多，尤爲驚人。據中國的飢荒及救荒史兩書所載：自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一九三六年，其間共二千一百四十二年，發生災害凡五千一百五十次之多，平均每年有兩次以上，其中旱災共一千零三十五次，水災共一千零三十七次。由此可知我國災荒次數之頻繁。年來因戰事影響，濬伐森林，財政困難，水利失修，影響災荒至巨。尤可痛者，厥爲人爲的破壞堤防，致使廣大沃野，變成一片汪洋，萬千農民流離失所。因爲災荒嚴重，農民在農村裏無法生活，無奈唯有踏上流亡之道。

④高利貸與高地租：我國大多數農民，均甚貧苦，終年辛勤所得，常不足供給一家溫飽，因爲要求繼續再生產，要求維持生命(因爲農民的生活實在是太苦了，談不到生活的享受與奢侈，

故只能說是維持生命)只有借貸，一般土客地主

商人，即乘機而行高利貸，農民需要愈急切，則其所付利率亦愈高，明知是飲鴆止渴，亦不得不忍痛飲之。高利貸在過去我國農村中本極普遍，名目繁多，不勝枚舉，今日因為通貨膨脹，幣值日低，此種現象，尤為普遍，都市工商業多為其

絞殺，農村經濟亦因此而急趨崩潰。同時我國各地農村，農民繳納地租，實際上幾均超過規定應繳數量(正產物千分之三七五)，甚至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者。戰前中央雖有二五減租法令之頒行，規定按照舊租額減去百分之二十五，而最高租額不得超過正產物千分之三七五，然事實上因種種困難，未能實行，縱行之，亦極少成績，今中央一再通令，各省務須切實奉行，各地遵行者固屬不少，然未曾實行者，恐將更多，同時因減租而引起的業佃糾紛，却層出不窮，因減租而被撤回收回自種或反而加租的亦時有所聞。如此非僅不能惠及農民，反而加深農民的苦痛，此實有再行檢討之必要，另謀補救之道，否則，農民無地可耕或加重其負擔，唯有促使其流亡而已。

⑤苛捐雜稅：農民耕種田地，除繳納過重的地租外，更有其他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據四川農村經濟調查所載：戰前各縣農村雜稅舉例，竟達八十八種之多，正年因為戰事影響，戰費開支浩大，入不敷出，國庫空虛，省縣財政亦均感極度困難，因此苛捐雜稅應運而生，如壯丁捐保長捐積穀捐捐牛捐，甚至糞亦有捐，真是「從古未聞屁有稅，如今卻道糞有捐」。其他臨時的派柴派米，捐穀捐菜，各省縣各鄉鎮亦時有所聞，農民因不堪負擔而逃亡者，實大有其人，所謂「

苛政猛於虎」，良有以也。

除上述所舉羣象大者五點外，其他如列強的經濟侵略，外國農產品的傾銷，致使本國農產品無法與之抗爭，當前美棉美麥以排山倒海之勢大量輸入國內，即為一例。又如農業技術的落後，農產運銷的不利，農民教育的不普及，農場制度的不完善，人口的增加，農業經營的虧本，凡此種種，錯綜複雜，互相關連，皆為促使農民離村之原因。

(三) 結果與影響

農民離村，農村中壯年有為的分子減少，直接造成農村勞動的不足，招致勞力的缺乏，間接減低土地的生產力，刺激農業勞動工資的增高與季節的變動增大，促使田地荒蕪，農業衰落，農村益形破產，同時因為都市化(Urleanisation)的結果，農民趨集都市。但是，目前凋敝的工商業，維持原有的勞動職業人口已屬不易，復有何餘地可以容納這大羣的產業預備軍，因此不僅阻礙工資的增高(因供求關係產生)，致使勞工生活益陷淪境，甚且徒然增加了都市失業勞動人口。更有進者，因為失業人數的驟增，流為盜匪，為非作歹，亦在所難免，勢必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影響社會治安。去冬上海發生之攤販風潮，實為一大例證，最近台灣二二八事變的發生，亦為一大明證。失業問題，治安問題，接踵而至，農村破產，原料缺乏，購買力降低，產品市場日窄，工商業勢必隨之凋蔽，由而經濟恐慌，社會不安，潛代內亂危機。農民離村對於國家盛衰關係之至巨且大，於此當可想見矣。

(四) 解決的途徑

證明除問題的癥結，問題的嚴重性，與對於國家盛衰與亡關係的密切，那末我們就該立即毫不猶豫的確切的對症下藥，懸崖勒馬，挽回瀕於既倒，我以為每個人應抱最大決心，針對問題所自發生的原因，作有計劃有步驟的切實施行，這該問題的解決。

①停止內戰安定民生——因為內戰的影響，致使無數的農民離開了可愛的家鄉，而過着艱難困苦流浪生活，他們的家鄉在烽火漫天中，他們的家在砲火中毀滅了，他們無家可歸，他們又不能在前線中生活，為了謀生，只有離村，為了活命，被迫流亡。近來京滬各地，擁有一大批來自皖北蘇北的難民，即為內戰的結果。內戰既可造成當前農民離村的一大原因，那末要解決農民離村問題，必須立即停止內戰，使他們可以重返故鄉，可以有家可歸，同時政府應妥辦善後，使他們可以安居樂業休養生息。

②廢除苛捐雜稅——當前地方財政困難，幾為全國普遍現象，為了補救財政之支絀，各地頗多巧立名目，種種攤派，苛捐雜稅，不一而足，尤以農村為最，因此農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要拯救如許垂死農民，則應有善良政治，開闢國家財富泉源，豁免一切苛捐雜稅，以輕農民負擔。

③解決土地問題——蔣主席曾說：「土地問題實為一切問題之根本問題」。方秋葦先生亦說：「整個中國農村經濟問題即為土地問題」。誠然，在土地問題未獲解決以前，要想復興農村經濟是不可能的，我國農業數千年來，迄今仍是如此落後，不能與歐美諸國並駕，亦得歸咎於土地

問題的未獲解決。農民離村既為農村破產之產物，所以要解決農民離村問題，就得預先解決土地

土地問題。其途徑如何，各學者意見不一，其實總理早已於其民生主義中明白的昭示我們，以

土地陳報照價收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等為手段，實行平均地權，以求耕者有其田。同時創設合作

農場，但其終極目的，却在土地國有。西哲柏拉圖，早在數千年前，於其所著理想國中，已主張

人民對於土地，祇准使用，不准轉賣。近人周憲文先生認為自耕農制不能持久，且足以阻礙農業

的發展，故主張土地國有。他曾說：「耕者有其田，不能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至多祇能當作一

種過渡的手段，不能當作一種發展農業繁榮農村的目標」。最近地政學會關於農地改革的建議，

一面用溫和的手段（如規定「自墾竣之日起，無償取得所領墾地之耕作權」；繼續耕作滿十年者，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及發行土地債券等）使

耕作者取得耕地所有權。一面主張在土地改革中（如組織合作農場）使我國農業機械化，同時兼

顧土地分配與合理經營兩方面，所以這是值得我們推許的，也是我們應該按部就班去切實實行的

，我們要解決土地問題，一面應實行平均地權，扶植自耕農，使耕者有其田；一面却須開墾荒地

，創辦集體農場合作農場，應用機械，而謀終極目的土地國有之實現。

④提高農業技術水準——我國農民知識素極淺陋，墨守舊法，不知改善，影響農民生活非淺

，因此必須積極普及農村教育，治其根本的病源，「愚貧弱私」，同時普遍設立省縣農業推廣機構

，確切輔導農業生產之發展，推廣優良品種，改

良肥料，興修水利，防除病蟲害及獸疫，藉以增進單位產量，提高農民生活水準。

⑤普遍設立農業金融機構——於全國各地農村，普遍設立農業金融機構，以簡單的手續，極

低的利息，貸予農民，以供農民資金缺乏時的需要，藉免高利貸者的剝削。

⑥改善農產運銷方法——農民出賣農產，多經中間人為重重剝削，或於農產尚未收穫時，即

已預賣，或於初登場時，即行廉價賣出。所謂「殺賤傷農」，實為農民之一大致命傷，影響農民

收入至鉅，故應改善運銷方法，避免中間商人剝削，使農產直接由生產者出賣給消費者。同時舉

辦農產倉庫，實行抵押借款，以免農產初登場時，即行廉價賣出的損失。

⑦推行合作制度——所謂合作，即共同工作之意，合作社即為一種自動自覺的，廢除利潤的

，依平等的原則，本互助的精神，共謀社會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的一種經濟組織，其種類有

信用生產消費保險運銷公用供給等，農民可以各視其需要之不同而自行組織，苟能運用得當，則

可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際此農村破產農民流亡的今日，合作制度的進行，實已刻不容

緩。

總之，農民離村與農村破產，兩者車輔相依，關係密切，農民離村為隨農業衰落農村經濟崩

潰俱來之必然產物，如能振興農業，繁榮農村，則農民離村問題，即將隨之迎刃而解，上述七點

，苟能逐一切實施行，庶幾農業復興，農村繁榮，農民離村危機可望挽救焉。

中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範圍

汽車運輸
進出口貿易
生產建設事業
輪船碼頭倉棧

電話掛號：八七八八
地址：四川路五九號
電話：一五五〇
一五五九
一五九三

民主政治的提前

· 義 馬 ·

我以為，民主應該有一個技術的基礎，這就是：打破一切偶像，意志絕對獨立，彼此必須尊重。

所謂打破偶像，意志獨立，彼此尊重，換句話說，就是思想自由，如果不在廣大的基礎上解放人民的思想束縛，而空談民主政治，是絲毫沒有用處的。世界政治史上有不少悲痛的教訓，統治者為了避免革命危機，他們可能暫時給人民一點點好處，美其名曰「民主」，少數野心家為了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不擇手段，欺騙人民，也一樣美其名曰「民主」，但是等到他們使用過這一套權術以後，見到目的已達，時過境遷，所謂「民主」也者，早已一古腦兒忘得乾乾淨淨，廣大的人民得到些什麼呢？沒有，他們一樣被束縛得緊緊，被棄在痛苦的深淵中。因為他們的意見沒有獲得充分表現的機會，他們在政治上的力量，也無法發揮。

因此，我們以為民主政治必須以思想自由作前提，沒有這個保證，沒有這個基礎，民主政治是沒有靈魂的。

面對着今天這種緊張的局勢，我們需要非常的理智。中國政治問題相持到現在不能解決，對於任何一個中國人來說，都是一種恥辱。儘管有人批評蔣主席也好，批評毛澤東也好，其實，這僅僅是一兩個人的責任？這僅僅是一兩件事所造成的局勢？歸根結底，這是一個思想問題。

我所指的思想問題，並不是所謂思想的對立，事實上我根本懷疑今天在戰場上流血的青年能有幾個懂得主義，整個中國民主之聲瀰漫，你說你是老牌民主，他說他是新民主，然事實上所表現者，彼此作風均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一方則將四項諾言置諸腦後，人民自由橫加摧殘；另一方在所謂「鬥爭」「清算」之下，千萬人民無處容身，流離失所。試問，這些高喊「還政於民」和「代表人民」的人們，對於廣大人民的呼聲充耳不聞，一個個高高在上，發號施令，這就叫做「民主」？今日之從事政事者，流於情感發洩者居多，能冷靜者太少，一切實際問題，很少人深加思索，今日之政局演變，有如球場然，

這是一羣拉拉隊，那邊一羣拉拉隊，高聲咆哮。大家對政治上的抽象理論「問答」「入門」之類頭頭是道，教條背得爛熟，於是，教條和教條打架，名詞和名詞開火，而實際問題則愈爭愈玄，愈扯愈遠，因為彼此誰也不能澈底瞭解對方，結果圈子兜來兜去，總還是想搬出自己的一整套。

一個黨派宣傳自己的主義政策本無可厚非，任何一個集團為着自己的理想奮鬥，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政治是一件十分現實的事，中國的現實說明今天任何黨派皆不可能獨當中國的局面，一切思想體系政治集團的存在，都具有他的社會基礎，民主運動是一個全民性的運動，對於一切既存的社會力量，彼此皆應該採取諒解的態度，否則禍亂相尋，永無終日，我們要求別人尊重我們，我們自己首先要尊重別人；我們希望別人不威脅我們的存在，我們首先也不應該威脅別人。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上，每一個人都具有不受恐懼自由競爭的神聖權利。如果誰把各種社會層的利益普遍的照顧到，他就愈能獲得廣泛的支持。

我們更覺得，一個政治組織，拿黨的精神訓練自己的黨員，這也是很自然的，如果拿黨的精神束縛於一般人民，實在就大可不必了。但是，我又得奉告一聲，你們訓練黨員的目的，應該把自己的黨員訓練得更有頭腦，萬勿採取「愚黨政策」，我真奇怪，今天中國少數有力政黨對黨內所採取的偏是這種「愚黨政策」，他們都把自己的黨員訓練得更加無知，這些黨員們就盲目的相信，自己的主義比聖經更莊嚴，一個字更動不得；敵對黨不是道，一無是處。有一個統制思想的專家說過一句話：「信仰必須達到迷信的程度」。說這話的，正是後來頂頂大名的漢奸周佛海。

偏見，無知，盲目，是中國封建傳統在思想上的反映，也是今天發展民主運動在思想上的障礙。那些固執己見的人，他們自己在思想上有沒有精通呢？沒有。他們以主觀代客觀，以短見代真理，以常識代科學，以局部代全體。在思想上路子愈走愈狹，在政治上必然變成狹窄而自私的觀念。「愚黨政策」的結果是：禍黨，殃民，誤國。

民主政治，首先需要民主生活的培養。民主精神，一方面需要彼此瞭解，一方面又需要彼此批判。每一事物，他本身都具有排他性，但同時又是互相瞭解的。這是科學上的簡單常識，也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應該懂得的簡單的政治上的邏輯。

一個具有思想能力的人，對於中國的現狀，當然不能感到滿足。但是當我們尋求答案時，每個人的見解和要求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許許多多善良的人，都在摸索一條路，摸索真理並不可能強制大家沿着同一個角度，在我們面前，可能同時擺着許多種圖樣，這沒有什麼不好。我們必須鼓勵許多人勇于提出許多不同的圖樣來，敢于大膽對現實挑戰，真理的價值就在于能够經得起考驗。

這些年來，中國青年普遍的都有了政治上的覺醒，都具有熱烈的政治上的興趣，就一個民族的生氣來說，實在是好現象，這是中國政治上的進步。然而深一層看，我們發現到今天智識青年間泛泛之風盛行，政治上的「一知半解」已經害了不少青年，大家今天忙于追求偶像，崇拜偶像，迷信偶像，我們不能不發覺到，民主生活的方式尚未建立，而民主生活的源泉——理智，已經在遭遇到危機了。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聲音是極其微弱的，他們是在排擠，摧殘和夾攻中，在「天下滔滔，不歸于楊，則歸于墨」時代，偶語開罪一方，帽子紛至沓來，少數人以站在某一方面的營壘而自豪，以偏見而感到自滿。許多善良的人們，對舊勢力既不甘同流合污，對新勢力復不願隨聲附和。于是他們祇有一條路沉默。

這種沉默，對於中國民主運動的開展，對於中國民主活力的培養，無疑的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因此今天需要打破這種沉默，使每一個人在政治上都具有有一種責任感。

沒有強有力的真正的中間力量，中國政治問題是難於解決的。但是這種中間力量的發展，還有待努力。必須在中國智識份子思想改造工作中多下工夫。過去的失敗不難使我們獲得一個重要的教訓就是中間力量缺乏廣泛的基礎。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能做到思想意志的獨立。

一個民主主義者，最少總應該要維護人的尊嚴，維護自己獨立的人格。我希望我們都能够運用自己的智慧去思考問題，理解問題，判斷問題，不要被別人牽着鼻子走，才能使我們的民主生活活躍起來！

一九四六，十一，十四。



伯敖

幾個人聚在一起玩文虎，其中有一條謎面是「人民無權，政府無能，註明射亞洲大名一」。我猜是印度，那知謎底揭開來，却是我們中華民

國。她媽的，真是胡說。
朋友胡君告訴人們說：他已在若干男女的心版上，寫成了一篇新的長恨歌，問大家看見嗎？我真想不識這是什麼話；難道說中國又出了什麼長恨歌嗎？然而時代不同，我不信歷史竟會重演。

最近於無奈中寫了一株牡丹，在傍邊題了幾句道：「牡丹果然好，富麗又堂皇，獨惜無綠葉，畢竟太荒涼。」其實是不通又不通，可是許多人看見了，都說有些意思，真是天曉得。

或說米珠薪桂，可以對男盜女娼，果爾，則我們的國事，真成雪上加霜了，不知大人先生，又有什麼感想。
幾年前在橋頭上會見過兩條標語，一條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另一條是「攘外必先安內」。時至今日，我覺得這兩條標語，還很有用，但一般人都視作明日黃花，不願再提，殊屬可惜。大家何不再來喊喊呢！

狗子喝牛奶，人吃觀音土，是人不如狗。現在一萬元國幣，換不來一元美鈔，是多不如少。照這樣推演下去，而不作有效的改進，那末朋友們請等着吧，總有一天，會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呢。

今天又是一個什麼紀念日。上午八時，我們這一羣便到了體育場，一羣再等，等了一個多鐘頭，才開會。於是呼口號，於是行禮為儀，於是主席報告，於是講演，再講演，再再講演。於是呼口號，於是行禮為儀，於是主席報告，於是講演，計在半個月前，大家就忙著發通知，這其間擬稿、核稿、抄行、繕寫、校對、蓋印、發文、歸檔、應有的手續，不能差一點。召開籌備會議，擬預算，撥款子，寫標語，印告民衆書，佈置會場，種種切切，真忙的一天星斗。現在我才明白，這就叫做工作，這就叫做政令，不如此，都市就未免顯得冷冷清清了。

時候快到了，抽抽咽咽的，走了吳先生的門口過，看見他家的孩子小明，坐在門上哭，抽抽咽咽的，爸爸不去買菜，媽媽不去燒飯，肚皮餓不過，所以爸爸和媽媽相打，爸爸不去買菜，媽媽不去燒飯，肚皮餓不過，什麼害我小人挨餓？我無話說。

伯敖！小明沒有做錯什麼事，他們大人相打，為什麼害我小人挨餓？我無話說。



「李有才板話」的測評

楊文耕

「李有才板話」，據說是以新的寫作形式引起了大家注意的作品。我在看這本作品的時候，就先看了書後的三篇評論，再看書的正文，意思是在跟着人家引出的視綫：欣賞這本，邇然不凡的創作。可是，那裏曉得看的結果，竟是失望大於希望。雖然我們不能責備求全，至少我們可說這本以新形式而獲得成功的作品，只也不過是兩篇近於宣傳廣告的「黨八股」而已。若以創作成功的文學作品來看，實在是誇大過於事實？

在這兩篇作品中惟一值得誇大的地方，自然是他的「快板」風格。其實這種「快板」表現的創作方式，在寫作技巧的應用方面，是狹小得超不出「李有才板話」以外；作者「李家莊的變遷」我沒有看到，在「小黑二結婚」裏面，這種快板式的表現，就已有點未必盡然。那麼，如果說像「李有才板話」的這種獨出心裁的寫作新形式的表現手法，在寫作的技巧上一定能有如何的效力，未免是誇大得有些多餘。而且就在作者以板話式寫出的這篇作品裏面，那種板話的穿插，已經有點牽強得厲害，在有些地方，作者是為了安排快板，才鋪張出了寫小說的敘述，並不是為了完成小說的寫作，而才有了應運的快板產生，作者在這些地方，是畢露了他匠工的拙笨。如描寫農救會的主席老楊同志組織農救會的事件，作者以至把它誇大到連社會決定的農民必須入會而保障自身利益的自來，也搶了法律的根據，偏使李

有才編出一套快板來作過宣傳，農民才是樂於入會的到了理想境地，否則，似乎農民們會忽略了他們入會的必需，這完全是作者太於誇張快板形式表現的緣故，以致削弱了社會因素決定的內在動力。農人加入農會，工人組織工會，這完全是在社會發展的內在力所決定的事實，並非宣傳家一支快板所形成的效力，可是，作者為了寫作形式而表現出的他的寫作內容便是：

老楊同志道：那辦法使不得……你們有兩個會編歌，就把「入了農救會能怎樣怎樣」，編成個歌傳出去……一定有許多人願意入會……

我認爲除非生活需要決定的事實，和事實演變出的合理，狗皮膏藥式的宣傳廣告，無論是如他的動員誘人，一樣的是受人鄙視。作者這樣的宣傳快板在這篇快板小說中的穿插，不論在寫作式其他方面，無疑的是八股氣味觀念太得深刻，而又未免深刻得至於露骨。

至於作者用濶帶泥土味的語言，和以農村背景作題材的寫作觀點，雖然在今天的社會中，除了解放區以外，似乎有點超現實之感，而在文學創作的原則上說，未來新文學的發展趨向，他的表現無疑是搶先了一步，今後作家的筆向，也許會從表現都市小市民的意識，而投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人生活上面。甚至就有極偉大的作家，會像作者一樣的從農人羣中成長出來，那麼，若

要說到這兩篇小說形式的創造成功，我却不敢苟同。

以這兩篇小說的本身測論，其內容表現的貧乏，與形式支離破碎的改造，與其說是改變了「且聽下回分解」的泛浮，採取了「有詩爲證」的長處，我覺得什麼「鬥爭會」和「丈地」等的小題標識，仍是一種只變臉色而不澈底的多餘，所謂「民族形式」便是如此。恐怕有點「口說」嫌疑。作者在這作品裏面所獲得的一點成功，似乎還是他的內容的分量超出形式，不然，假若他用這種形式寫三皇五帝，用「之乎也者」描寫鬼怪狐狸，一樣的還不等於爛古遺根嗎？所以即是太過於八股氣也罷，作者是用農民的土語，而學的給農民說話，因此，就像有點阿彌陀佛的功德無量了。

以看小說的眼光來看這兩篇作品，「李有才板話」，固然是差強人意的地方居多，「小黑二結婚」，實在是一篇沒有小說結構的散文。對於人物的個性，非但沒有顯著的表現，連他們形像的刻劃，除了只能聽得一口純樸的土腔土調以外，也是一片的模糊，在他人物身上，既是不到一種寫小說的典型，也更沒有他們個性發展的表現，總括一句說，作者只不過是在一種主觀意識支配下面，決定了他的人物婚姻革命的必勝理論而已。其實，像那種的革命必成，與其說是解放區農民的生活特點，倒不如說它已經成了今天社會進步中的必然事實。反對婚姻的不自由，在人道觀念和法律上已經早有所許，作者表現出的這種婚姻革命事體，以文學表現的價值而言，它並沒有今大的時代意義。至如刻劃的不深，表現的

無力，捨了強調「鬥爭」，更不足以反映出劉家峻農民廣泛的生活形態。作者僅僅企圖想以二孔明和三仙姑的趣事提高小說的興味，來作他表現人物個的技術，我覺得這是完全的算失敗了。第一像二孔明和三仙姑這樣的人物，在廣大的農村裏面，並不多，就是我們拿他作為迷信和神道的象徵，因為有那「不宜栽種」和「米爛了」的忌諱事實，也在人民的腦子裏起不了什麼支配作用，若更把它牽涉到這個婚姻革命的事件裏面，除了湊趣，實在沒有決定性的效果，可是我們看中國社會上真正有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的確倒不是僅能起一點工具作用的二孔明這些附屬品們，那些絕情衛道的假道學先生的扮演，還在一般更高級的知識階級，或「李有才板話」中的閻元恆輩，却有不少的主動因素，二孔明和三仙姑，正好說是這類封建地主藉吃好人的工具。所以，我認爲作者若更深一層的能從二孔明和三仙姑的不名譽中，而否定一般人對子女們在人性平等上所遭到的污辱歧視，也許比從他們的支配力中逃脫婚姻的束縛，所發揮的效力更宏大些。譬如說姨子的姑娘，不一定完全就會偷人，強盜的兒子，未必就是賊種，因此，對於這篇東西的印象，我倒覺着不如前幾天本市發生過的十五歲的小姑娘逃婚特寫的，那樣充實生動。因爲在這齣逃婚悲劇裏面，倒有她小同學的拔槍相救，以至引起了社會治安問題而對簿公庭的時代話劇表演。

其次，在他新形式所決定的表現技巧方面，如「神仙忌諱」，「三仙姑的來歷」以及「小芹」等的刻板表現手法，別人認爲這是他創造成功的寫作形式特點，我倒認爲這是他這篇小說而不

成爲小說的致命的地方。因爲全篇計共只十二章，作者爲它人物表明身份的部份，幾乎佔了全篇的一半，致使小說發展的過程，流於頭重腳輕的表現，所以，及至到了故事展開以後，也已到了結束階段，對於故事的重心和他們日常一般生活的表現，沒有得到什麼發揮，就算勝利凱旋。若非固定形式的說教，其感應力的薄弱自不待言。像這種不從自然人性發展上的簡潔表現，適足以成爲削足適履的結果，那麼我們看這種深厚樸言的寫作，正狂喜之聞，就已失望，可惜。在語言的樸素純厚方面，的確比路翎的「飢俄的郭素娥」，姚雪垠的「牛全德與紅夢下」以及差半車「麥桿」等，甚至就此向來寫通俗作品老向等的文字，進步而自然了許多，但是在表現力的刻深上面，就已淺得難以同日而語了。

至於「李有才板話」這個中篇，除了在表現的技巧上所犯的毛病相同而外，其整個創作的歷程說，是比「小黑結婚」完整得了，不過，其完整的還有點不夠純潔和理論化了。如閻元恆這個人物，在社會上的生活表現，其惡不僅只是對於農民的土地減租而已，作者的快板既然托出了他的奸詐狡猾，更應該把這種封建人物的腐敗生活而廣泛的表現。結果也只是獲得了一種快板寫作的勝利罷了。甚至就如所謂板入的結論，無異給這篇小說拖長了一條「快板」尾巴。並且由這種快板造成的形式，實不是以決定超橋理更廣泛的寫作風格，惟一造成他寫作形式的特點，還是存於他主觀的意識方面。談到對於改良農村生活上，它所顯出的光芒，還是相當的貧乏微弱。

不過，惟趨樹理能打破向來作家寫作的尊嚴，而能入於農村，又能透過一點農人意識的出於農村，對於未來中國新文學發展的路線，實在是一個確切的啓示。至於那種所謂理論與實踐的改良論點，由於主觀意識而決定的客觀事實存在，以致不能愛得誠實，恨得徹底，雖然作者是過分強調了鬥爭的力量，如對閻元恆減租不能實行，文地未能清楚的處理態度，在一般文學創造裏面，很少這種主觀意識的表現。因爲這種錯誤的造成，好像是由於章工作員的工作經驗的緣故，倒輕輕的放了這般惡劣主觀意識所造成的社會優力，所以，表現的結果，就顯露出了作者八股論的本色。

減租文地的切實執行，這是社會經濟制度所決定必然結果，作者把那些未能執行徹底的原因，完全推在工作人員的身上，再來一番理論到實踐問題的演義，也可說是經過李有才快板的揭露，才達到土地革命的理理想境地，這也許是作者太深信那種會被王實味在「野百合花」中已責難過的「必然性」的月亮與虫論了，作者所表現出的解放區的改良社會形態，是比王實味在「野百合花中」所指出的天下烏鴉，就已八股化得多了，而也受人歡迎和讚許的多了。

那麼，「李有才板話」，放在今天的文學作品創作中，它本身的成功，並不是怎樣偉大的傑作，倒是促成一般作家轉移創作視線的一個指標，在他的所謂新形式的創造方面，實在不是決定產生一種偉作品的主動。而且非但不是，且恐有礙於一種作品產生的健康。

哭 訴

胡思廉

因爲人力車是人拉人，經學者們提出了「不人道」的口號後，立刻被有心人所援引，另一原因也許是因外國沒有人力車，——當然日本已不存在於我們心目中，難道我們還得去模仿日本嗎？——於是人力車改製成三輪車，少數不幸的人，便莫名其妙地被從三輪車上拋出去在汽車胎下送命，三輪車夫沒有過失，他怎能知車上的人會突然漏出去，汽車夫更沒有罪，他怎能知突然會有人騎在車胎下，送命的當然也不忍說他有過失，但他確該死，不該死，他爲什麼死？給他一個好聽的名詞，是口號下的犧牲者，或轉變中的殉難者，或是時代改革中的烈士，倘然烈士的陰魂不散，我們的交通必會漸漸的改善，記得紹興湯太守造三江關的時候，據說全仗莫龍的血，三輪車定有決不翻身的一天，三輪車夫必爲烈士們建下紀念塔，將他們的祿位供奉在公會裏，如唐明皇的牌位被供奉在京戲園後台一樣。

嚮導社度過過儂僞時期的生活，和其他在儂僞支持下的招牌同樣有換一換的必要，「有害風化」可以引用到很多事物上去，嚮導姑娘便在這名義下加以取締，我們不很清楚是否祇因嚮導姑娘當時沒有嚮導執照所以後來嚮導姑娘一變而成妓女姑娘領到妓女執照後，便正式賣淫而並不妨害風化了，看起來很有點像不許她們客串而歡迎她們下海。

經過一番裝璜後，原來的嚮導社門口更美化而誘人了，生意比米店或百貨商店更興隆，這是正當的交易，大家都可不必懷着鬼胎，這些弄堂房子陳舊得不易改善，所以有些好奇的人常可將頭探上窗檻，看兩個女人的猥褻行爲是違法，

但這祇是乍參觀一項正常的貿易，所以他們儘可大膽的批評他和她的如何不合理，或批評這些貨色的好壞，他們縱聲的訕笑，顯得這項參觀是堂皇而不受干涉的，嫖客們——招嚮導姑娘時必須充旅客，是表示合體而極不生硬，在這裏，他們可以大方地嫖客自居，他們玩的是有執照的妓女，儘讓很多人瞧見，並不犯有妨害風化罪，而對窗外人幾乎可說是一種誘導，一種自傲。——任意地挑一個心愛的姑娘，被領進一間木格子裏去，四鄰們毫無忌地在正經地做着交易，那還有什麼羞怯呢！簡直須裝做，比別人更老練方對，姑娘們在以前因爲所掛的招牌的關係，必須粉得假惺惺的，現在則明寫着是不穿褲子的，反正是穿了也得脫，談判無須轉着圈子說，大家都爽快朗朗的，你買什麼的我賣給你什麼，沒有黑市，一切都有公開的價格，女人將這作爲一種合法的職業，靠着這職業居然使很多人不致餓肚，不致挨凍，都市却正因此這一項職業的存在顯得更繁榮有趣，男男女女也似乎更豪華富貴，所以大人先生們大喊必須取締交際舞，而對這名正言順的正當交易不得不公認其存在。

據說禁舞的口號是因太遠而難辦，令人難耐，犯有嚮導社時期的同樣迴響，爲了禁舞與否，使幾位豐年碩德的大人先生大家鬧得面紅耳赤，旌節旋里時非休息補養一時不可，令人有天下本無事之嘆！而天下確有事時，大家又一時急不出好辦法來，退而求其次，正亦不妨趁機借此轟轟烈烈的作爲消遣，而且，雖不能標名於凌烟閣，却可藉此誇耀於報端，而且在人道風化等口號之下，不適的事也往往可成極清極通極順口，比不

得談哲學經濟政治國家大事般艱澀得不易上嘴。小民們對於禁舞或不禁舞都贊成，於鬧得面紅耳赤的各位先生都同情，於連帶禁舞而引起而通過的許多議案都恭讀，祇要政府說怎麼辦我們就怎麼辦。不是我們對於改良的三輪車改良的妓女都看重嗎？就是偶然有一些委屈，我們也自認活該。實在我們已沒有什麼鬧情來欣賞各式魔術，來讀詩詞歌賦，試想強拉強着壯的人去聽音樂，拖沒衣穿的人去賞雪景，他會有什麼樂趣，祇因你硬叫我笑，使我不得不笑，我才勉强的笑一聲，其實我恨不得向你痛哭，所以求你們不要做詩，不要爲了另一小部份的人空費口舌，給大批的小民們有工做，有飯吃，有安定的社會秩序，看着這些成堆而無用的鈔票吧，看看大批的人民是怎樣悽慘地生活着，在戰爭的時期，我們無論無前方在後方，都不敢喊一聲，因爲知道大家都一樣，喊了也沒用，而現在，就讓我們喊一聲吧！請你聽聽我們嘶啞的聲音已如何地不健康，我們真的已經够了做人的滋味，給我們一點希望，祇要你回答一聲：「你有希望」，我們便會安分地苦推下去，倘然你仍這樣的不理睬我們，我們除了死還有什麼辦法，而且我們能死到那裏去？

國家？你是我們的主宰，以後不要再說騙我們的話，不要再玩魔術給我們看，我們都不是孩子了，我們希望跟着你做些實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的事，而不再領導我們去不斷的製造話柄運累得後代的子孫也受盡譏嘲！

▲歡迎批評
▲歡迎訂購▼

夜 讀 二 記

莫·高·

「鋼鐵怎樣製成的」。

鶴見祐輔的「英雄史詩」里，曾假拜倫傳里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切偉大的人，是由淚里生長，從苦惱和窘迫中間迸出來的」。

當我們看了奧斯托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鍊成的？」一書後，我們難道沒有這一種痛苦而發狂的感覺嗎？從他的二部長篇小說的題目和命名上看來，「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和「從暴風雨里所誕生的。」告訴我們，這也真是他的整個生命，由艱苦困難中奔走過來的象徵了！因為他是從苦難中生長大來的，他又是從艱辛剛毅中完成過來的，而和鋼鐵一般堅強地站起來的。

奧斯托洛夫斯基是誕生在烏克蘭和波蘭交界的哥羅托夫卡地方的一家貧寒的鐵路工人家裏的，父親早經故死，母親是在大戶人家當廚娘，他的哥哥是火車站車廠里的鐵工。一家人的生活，全仗微薄的工資來維持。他只進過幾年初小，十二歲的時候，就出外謀生去了，其後經過了如高爾基一般的流浪生活，他當過茶房，火夫，工人，十五歲就參加加入國內戰爭，受了重傷，癒後十七歲，又加入了建設教育工作，而當他二十三歲這青春韶華的時候，却得了一場半身不遂之症，不但手足不能動彈，且眼睛也瞎了，在身體上他得到了死一般的痛苦，而在心裏的淚血里，他的精神卻復活了。他下了很大的決心，把他以往所經歷過來的往事，寫下了「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和「從暴風雨里所誕生的」二部書，而後者尚未完成，他那僅僅二十六年的短促的生涯却告終了。

所以，我們在讀奧斯托洛夫斯基的作品時，除了他在文氣上的貢獻價值外，並對於他在人類生命力量上的啓者，和生命精神力量上的歌頌，亦具有更重大的功績的。他說過：「沒有人能阻止我這樣做，我覺得只有工作的

時候，我才健康。」他看是用了那樣果決的精神，未完成他的作品。而他也這樣無遺憾的說：我整個的生命和精力，都已供獻給世界最壯麗的事業了——為人類的自由和解放而作的鬥爭。」

這里我們亦可以拿拜倫來相比較，他們都是這樣為了人類的自由和解放而參加入戰爭過的，完成了他們自己在藝術上的使命，拜倫也說過：

「我不單祇是爲了寫詩，而活着的。」

實行！實行！實行！

這樣才是死得其所。」

他又這樣說：「假若時代和命運容許的話，我一定會做出一些事情來——一些使古今哲學者吃驚的工作。」所以，他們是在同一個苦難的命運鬥爭中，完成了同一種苦難的光輝的藝術。

有人說：藝術是一種忘却現世的苦難的忘我的東西，這解釋實在對奧斯托洛夫斯基的一生，只有絕相反的證實，因為在苦難中的生命，決不能以藝術來忘懷，而只能以藝術來完成的——這就是說，生命決不是脆弱的，在一個時代的冶爐里，如果能有堅忍的意志，能有無盡藏的力量和熱情，他就必定可以和鋼鐵一樣地強硬起來。而他的藝術作品也決不再是他現世的逃避所，是一種向現世發出的挑戰的信號標幟了。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于我們祇有一次。」看了奧斯托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和讀了許多由苦難中成長起來的藝術家們的作品，對於這寶貴的生命，我們不能不有所警惕，有所努力嗎？而對於我們在苦難中成長起來的藝術家和藝術作品，也當有更多的借鏡，更多的魅力吧！

崗察洛夫的「題崖」。

每個青年男女都會受過「激情」的咀傷的，它像是一隻凶猛的狼，它也是崗察洛夫筆下的「懸崖」，在「懸崖」里作者告訴我們的就是這樣一個悲慘的故事。——一位少女被「激情」吞噬了的故事。

萊斯基是舊俄時代一個世家唯一的繼承人，他擁有着錢財，僕婢與土地。然而，他沒有兄弟，姐妹，連父母也都早死了。他從小就由他的祖姨撫養着他，管理着他應該承受的全部財產，在這樣的環境里，他渡過了他的童年，他又不喜歡和他的祖姨，表姨們在一起，而常喜歡自一個人行走在伏爾加河邊或春天的山野里。所以，這樣生活造成了他性情上的冷靜和孤僻，他愛好着藝術和文學，此後他到莫斯科去完成了大學生活，過了十年放蕩的日子。他又在一個夏天的到了這伏爾加河邊的家來。這時他的一個表姨都已經長大了，長得十分美麗，於是她住下來，他認識了一些附近的貴族，也認識了馬光——一個二次流放的政犯。

故事這樣展開了，在一次馬光偷吃着萊斯基園中的蘋果時，由于偶然一二句話的詰問和回答，他的長表姨薇拉，就和馬光，都被雙方的大胆思想與廣博學識所相互傾倒了，這以後，他們就祕密地來往着，討論着。這是沒有人知道的。然而，萊斯基的心目中，薇拉是這地方上的珍珠，有着無上美麗與智慧的，具有神祕魅力的少女，萊斯基離不開她，但是她却受不了這種不自由的徵察，總于出惱怒而作了明白的暗示，萊斯基的苦悶，是一種隨入情緒的痛苦，他十分急切地想探求這祕密，而是却使他長時期的痛感與不安下去。

在薇拉的心中，她是十分信仰着馬光的，這由于她對這個人世有着一種不同的看法。他們常常在伏爾加河邊的一個陸下去的懸崖地方，作着幽會，用槍聲作為信號。

少女的心是易變動的，當馬克許久不用槍聲來喚她時，在一種生命的喪失中，她又漸漸地接受了萊斯基的安慰和同情，來渡過了一時分離的痛苦，想從一個矛盾的心境中解放出來，再過那寧靜的生活。然而，不幸命運却又生變了，在第七天的傍晚，突然槍聲又從懸崖那邊傳來，于薇拉心中展開一幕激情與理智的爭鬥，然而這爭鬥的結果是激情勝利了，雖然萊斯基用理智的聲音向她警告地說：「這條路太陡了，你會再跌倒的。」然而薇拉終于一步一步地走下懸崖去了。

萊斯基對薇拉發生了蔑視與仇視，但是不久也消了，他們用了相互的懺悔，了解，信託，和同情來抵抗心上激情所逼下來的痛苦。馬克又寫信來，提議從此實行同居，然而，薇拉已沒有這第二次玩火的勇氣了。秋天來了，大地像夢一般地醒了。萊斯基又想到他漫遊時的生活，渡過了阿爾卑斯去，遙遙地他懷念着伏爾加河邊的往事，他的祖姨，他的被激情毀傷了的可憐的薇拉。

故事就這樣完了，全篇作者崗察洛夫以細膩的筆風，留給出這一幅「懸崖」的悲劇來，故事以薇拉為中心，而從薇拉的每一個笑影，每一個愁眉中，作者佈置了一幅幅激情與理智矛盾的無上的鬥爭，而首先作者以「懸崖」安排了那吃人「激情」咀傷下的背景。

薇拉的處境是只有這樣的，一個不慣生活上優裕，具有了天性，智慧，追求理想生活的少女，終于受不住這現實世界的不滿與苦悶的，那末當二條溪流匯集在一起的時候，這「激情」的洪流終于要爆發的，可是這種認識只是一時的。因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終于「激情」吞噬了他們。這是一個永遠的悲劇！多情的年青男女們，有誰能逃避這「激情」的沖激呢？有多少人，因此而鑄造了一生的遺憾，一生的錯誤，與一生不能懺悔的懺悔呵！

這是崗察洛夫作者給我們的一面鏡子，然而，這噬人的「激情」能逃避這鏡子嗎？「懸崖」，這人世間永遠橫着的悲劇，祇有讓我們以懺悔的心，來合上你！

作者，崗察洛夫，是俄國的文學家，和屠格涅夫，託爾斯太享名一起的。他是一個貴族，他環遊過世界，這旅行在他的書札里也會寫下來的。除了「懸崖」外，作品還有小說二部，「平凡的故事」和「阿布洛莫夫」，尤以後者，是一部有名的小說，負有很大的聲譽，克魯泡特金在俄國文學之理論與實際里，說它和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託爾斯太的「戰爭與和平」，「復活」，同定十九世紀後半期中最成功的作品。

而在這「懸崖」中，崗察洛夫也指點了我們一些生活上的態度，啓示了我們一些人生懸崖上的指南針。這也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本刊招待讀者聯誼會記盛

本刊自去年十二月間移遷出版以來，為時半載，雖然由於環境的艱困，我們一切未定，可是讀者們一天多於一天，一種珍貴的同情，和幫助，使我們接受之餘，不得不有所表示，本刊自杭州到上海，來到這東方的都會，我們很早就想舉行一次讀者招待會，想多有接近讀者的機會，以改進本刊，但在上海，招待一次，又是談何容易的事情，再說招待的節目，又是怎樣，我們想請梅蘭芳麒麟童來唱京戲，我們也想請石揮藍馬來演出，我們又想請電影明星來歌唱，但場而太大，我們都化不起，雖然他們也能够幫助我們，但事實上有所困難，結果我們請了上海滑稽名家來一次大會串，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感謝沈菊隱先生的出力，江笑笑，鮑樂樂，姚慕雙，周柏春等都到了，一共八班，於六月十日假寧波同鄉會中正廳舉行，時間是下午三時至六時，八時至十一時，二場到會的一千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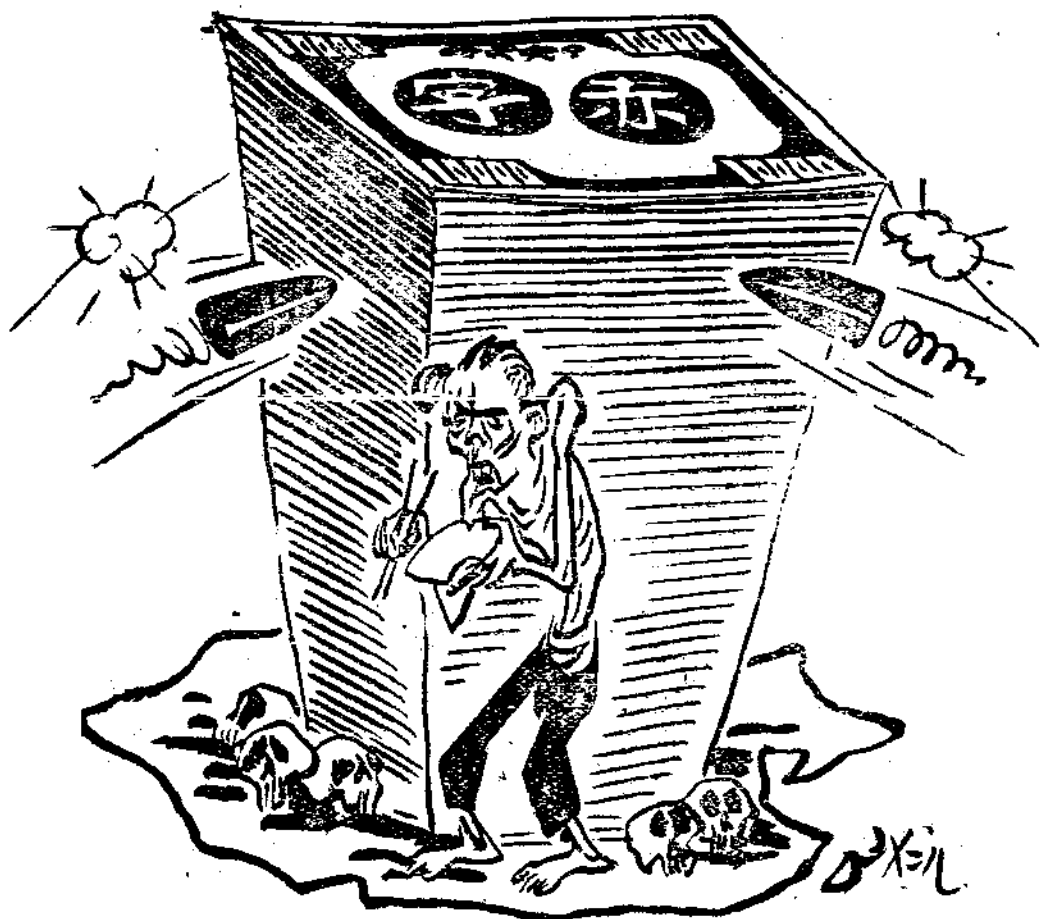
滑稽被一般人認為不大高尚的戲劇，但我們以為這是錯誤的，滑稽高尚與否，決定在於表演者的人格修養與取材，以這一天表演的成績來說是圓滿的，因為嘻嘻哈哈的材料，都是無傷大雅，這一天商業鉅子董和甫，姚慶三，蘇大鈞，陳承和，周啓範，李景和，名律師虞舜，漫畫家張文元，淞滬警備司令部俞高參，明善書店經理等都在百忙中蒞場指導，我們表示十二分的感謝。

在舉行招待會中，因為憑券入場，再加上座位有限，因此有許多人不能進場，聯誼會開始，並無任何形式，僅由本刊社長鄭德致詞，報告羣言雜誌艱苦創辦經過，及舉行讀者聯誼會之意義，並代表發行人夏功楷先生向到場讀者致以慰問，之後餘興開始，便由各滑稽同仁依次登台演唱，各顯所長，表演極為精采，全場笑聲揚溢，空氣至為和諧，十一時末場由朱翔飛等表演雜宋舞，男扮女裝，中西合璧，唱做極為賣力，贏得讀者們在深夜裏捧腹而回。

我們希望第二次舉行讀者聯誼會的時候，有更精采的節目，有更偉大的成就。(何祖蔭)

國破山河在
民窮鈔票多

張文元作



一封無法投遞的信

白地

親愛的冰姊：

你現在在那裏？你還好嗎？你不健康的身體該會病倒？你被審訊了麼？我想：如你要抗議，那一定要被兇殘的待遇來對付你了！你怎忍受了那屈辱的威脅？但願沒有更兇的暗算來打擊你。願你安全的歸來。你的媽媽爸爸，你的親戚，及你的朋友多麼擔憂着妳，不知妳現在怎樣了？自不見妳以後，悲憤的淚一直裏滾着我。

當我那天看見報上有妳罪名時，我呆住了，這多突然的消息。我去訪問幾位朋友，她們說：那晚半夜有七八位持着槍，兇惡的把妳推上車，又將妳的眼睛蒙住，手又被捆起來……說到這裏，我們無聲的哭泣，彼此無言的低下頭，想着妳，想着更多令人憤慨的事情。

妳沒有犯罪呀，僅是一個反對現實的新聞記者，國內紛亂的政局，是我們大家痛心的，戰爭逼窮了許許多多的人的環境，逼死了許許多多的人的生命；誰不希望和平，而妳竟爲此而被捕了！人民的自由已遭了無孔不入的剝奪。憤怒了我們的心弦，而我們沒有可申訴的地方！

妳是一個善良的女孩，我們思念着妳。妳，愛正義愛自由，愛文藝的性格，一顆光輝磊落熱誠的心，在別人互生誤會時，妳總是爲別人解決是非，「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的判斷，決不偏袒一方；妳同情走在窮的隊伍中的朋友，在別人困難時，妳盡力所能辦得到的給予助力，甚至不惜妳自己。

妳是一個能幹的女孩，能刻苦，從不厭倦工作，我憶起妳在冬天，在狂風寒雨中跑新聞，冷，令妳手脚失去知覺，在熱天，在烈日下接過多少時間，每天回住處時，不要作自己用人，要自修，要寫稿，早起，晚歸，爲了爭取新聞的時間性，挨過多少餓，當物價不斷高漲，而妳薪金太微，妳從沒有抱怨或嘆息，這些留給我印象很深。

妳是一個不示弱的女孩，當我說：活一天受罪一天時，妳總是安慰我，妳說：今天飢荒不斷的増加着，能生活在像我們這環境的人算是幸事，多少人還沒有像我們這小小的和藹的生活階段，妳說：和平是會到來的，要有信念，「信念」是生活的「原動力」。妳給我很大的精神上的支援，現在不能見妳，那天才能見你？你在那裏？不知你瘦成什麼樣子了？但願你能安全的歸來。

並祝你
堅強！

白地六月十八日

羣言雜誌

(暫出月刊)

發行人：夏功楷

上海南京東路

編輯者：羣言社

龍泉園路善全里36號
電話九一九三六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印刷者：均益利國聯合印刷公司

電話九三四五七

每逢一日發行

本期實價二千元

預定請先惠定洋二萬元

復刊第八九期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



譚延闓僥倖稱

元老

茶陵譚組安先生延闓，死已十六年，死時年僅五十二歲，已稱黨國元老，蔚為人望實非偶然。蓋組安為清兩廣總督譚鍾麟之三公子。少年科甲，會元翰林，清末為湖南諮議局局長，清鼎革後，任一次湖南都督，三次湖南督軍，門第高貴，在民黨無人能及，入粵依孫中山先生後，又復大紅大紫，總理對組安極為敬重，任之為湘軍總司令，內政部長，大本營秘書長，際遇之隆，無可比擬，無出其右。故總理在北京逝世，竟推組安赴韶代行大元帥職務。（後來行營撤銷，改推胡漢民代理，因胡本為大本營總參謀也。）及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湘軍縮編為第二軍，組安降為軍長，受蔣總司令節制，實則譚僅挂名由魯滌平代領其衆。克復武漢後，組安被推為國民政府主席。直至漢合併，國民政府改組，介公任主席，組安始降就行政院長，死於行政院長任上。死後，舉行國葬，造陵建墓，勒石勒碑，生榮死哀，總理外黨國一人而已。

但譚組安入民黨甚遲，所謂「半路上出家」。辛亥焦達峯任湘督僅三日被殺，譚為民黨所擁，從林底拖擁上台，捧為湘都督，實非本意。癸丑贛粵之役，譚為民黨四都督之一，樹「討袁」幟，則為黨人所脅迫。雖因而下野，然譚實未曾加盟入黨。其後三次督湘，却隱贊成聯省自治，與陳炯明信使往來不絕。直至民國十年，譚第四次卸任湘督，避居滬上，適總理遭陳炯明之叛變，亦居上海，組安為人介紹，謁見總理，為總理偉大人格所感化，始研究三民主義，加盟入黨。組安在黨歷史，前後不過十年，而稱「黨國元老」，實為僥倖。又組安任武漢國府主席時，為共黨所挾持，會署「討蔣」命令，後蔣任主席，譚在院長辦公桌上，忽發現此「討蔣」命令，會為之汗流浹背，心神不寧者兩晝夜，蓋組安實為好好先生，在好一

方請其忠告，在壞方面，實為雷厲。但凡人所談，古今一例，譚組安先生，畢竟成爲黨國元老。則其趨避，組安千秋矣。」

吳稚暉輪船坐統艙

當民初年時，吳稚暉在北平從事黨的活動，李濟將軍之子，其時在北京大學求學，暑假時，李國鈞與稚暉照管回南，由天津乘輪南下，先期拍電至粵，說明至粵日期。李將軍得電，至期派家人至輪船上迎接，家人上船尋覓良久，不見人影，乃以為未搭該輪南下，仍行返寓報告，說吳與公子，並未搭該輪南下。誰知一二小時後，吳與李公子，乃各乘坐黃包車一輛，攜行李等件，直拉至寓所，經詢問之下，方知二人確係乘船南下，惟所乘坐地，並非官艙房艙，而係統艙，所以家人上輪尋覓時，僅在官艙房艙中尋覓，因尋覓不見，便以為並未搭該輪，萬不以為二人以高貴之身份，竟難坐于統艙之中也。

李濟將軍笑問吳氏，何以不坐官艙房艙而坐統艙？吳氏侃侃而談道：「君家公子，係貴介子弟，凡高貴生活，皆有機會經歷，無足為奇，惟下等社會困苦生活，則絕少經歷之機會，所以我借彼不坐官艙房艙，而坐統艙，乃係借此南下機會，經歷一番統艙中之下等社會生活，緣乘坐統艙者皆係肩挑負販之流，雜坐其間，正可借此體驗彼等痛苦生活，而為將來社會改造之張本，令公子亦頗能領會予之意旨，頗樂於此舉，在船上一路甚覺快樂。」李將軍聞言，深信吳氏愛其公子，反勝於己，為之感激不置，李吳二人間之友誼，因而更增進不少。

孫傳芳謁見張作霖

民國十六年，革命軍進攻山東之際，所謂五省聯軍司令孫傳芳率領大軍由濟甯直窺徐州，頗有進展，而張宗昌正面崩潰，退到了泰安。孫傳芳雖然前進了，可是後路已經斷絕，只好奮勇殺回來，碰到張宗昌，責問他何以失敗，張宗昌便自打耳光數下，連說：「該死，該死。」

孫傳芳到了北平，謁見張作霖，張作霖便問他道：「你的仗怎麼打的？」

「打的不錯，已經打到徐州不遠了，要是張宗昌正面不發生變化，徐州早就取得了。」

「那末你部下損失多少？」

「沒有什麼損失。」

「槍械還有多少？」

「每個兵有兩桿槍。」

「這是什麼緣故呢！」

「張宗昌的兵一敗塗地，槍械都不要了，我的兵俯拾即是，可惜一個人只有兩只手，要是有三只手，則每人可以有三桿槍了。」

張作霖祇有大笑而已。

俞大維家有賢母

新任交通部長俞大維氏固為名門佳公子，有數其家世者，謂其先人在瀟清皆顯宦，而其母氏則為曾文正公（國藩）之孫女，亦即曾紀澤之次女也。

俞太夫人今年已臻七五高齡，然精神矍鑠，猶似五十許人，戰時陪都報端，每見署名「心杏老人」之詩作，不知者必以為此是誰家老詩翁，而其實即為俞太夫人之別署。

俞太夫人此次返京後，詩興益豪，每有新作，輒躬自錄寫以示兒女，其詩以清麗勝，其字亦有簪花之妙，任何人見之必不信為七十五老婦人之手筆也。

不久以前俞部長來滬，曾錄示老人近作「游玄武湖」一首，茲錄刊如後：

「酒旗風颭賣餛飩，
三兩波心舴艋船。
人到兼旬猶似夢，
春來幾日便如仙，
參差樓閣花籠霧，
曲折闌干月帶煙。
燕子料應猶識我，

御泥去住自年年。」

吳鐵城提倡集團結婚

吳鐵城一向對於中國的結婚儀式非常看不慣，他並不反對中式或是西式結婚，而且絕對不贊成不倫不類中西合璧的老法新式結婚。

他是一個富有結婚經驗的長者，他這經驗是在人家結婚場面領受到的，至少有幾十次，但是他沒有一次對所行的儀式滿意過的。

他對於結婚儀式的改良，早存此心了。在他任上海市長的時候，他竭力的提倡集團結婚，他曾經說過：

「因為顧念地方官對於地方社會風俗習慣，所負的責任，為此不客氣的糾正了若干婚禮！」

他在中國婚禮上有不少的貢獻，現在政府對中國的婚禮也重視起來了，對於婚禮的儀式正在研究中，不久將有一種制定婚禮頒佈了。

吳鐵城對於婚禮頗多建議，他主張婚禮絕對要維持嚴肅，雍穆和諧的風格，不容有一點輕慢機靈來破壞婚禮的莊嚴空氣，這才顯得出中國有五千年悠久文化歷史禮義之邦。

吳鐵城這幾年來忙於證婚，所得的結論，所不滿意的有幾點：

服裝應該統一，新郎新娘要穿西裝，全穿西裝，要穿中裝，新郎穿藍袍褂，或是中山裝，新娘穿旗袍，不可一中一西，太不調和。穿西裝不可隨便的打一個黑領結就算了事，禮服也有好幾種，有些穿了一身早禮服打了一個晚禮服的黑領結，如若有外賓在席，不是要笑煞外國人了嗎？

婚禮席上的致辭，愈簡潔相好，致辭也不能混統；證婚人致祝辭，來賓致賀辭，主婚人致謝辭，要介紹人致辭是多餘，介紹人說俏皮話玩笑話，那更不應該，要知道隆重的婚禮不是兒戲，尤其不可打擊他人愉快的心，硬逼新郎新娘說話取樂，做賓人的笑話不恰大國民的風度了。

結婚證書上用印，不問任何文字書寫的上文字，如今新郎新娘把圖章交給媒人代用印，自己的結婚證書何以自不相干的人用印，這分明是不重自己訂婚之約。還有發給禮物，應由證婚人直接交與新郎新娘，更不得自領出轉手代為領了，以示隆重。

最主要的，在禮堂裏的賓客的舉動，是不是失禮，禮堂是學禮行禮的地方，一班人常常把喧嘩代替雅馴，浪噓代替文雅，最大的錯誤，爲什麼鬧新房不到新房裏去鬧，而把禮堂當做新房這是最不應該的。尤其禮堂是一所特種的民衆教育館，婚禮的舉行是包含着無限的教育意義，所以從形式到精神，都要求合理化，表現出中國高度的文化和東方醇義的風俗才是。

鄒韜奮死後入黨

鄒韜奮的生前，雖然是一個左傾評論家，但並不會加入任何黨派。不過，他在抗戰後期，他的左傾真左得邪氣，每至一處演講爲文，無不對政府大肆攻擊，弄得在大後方立不住足，他索性在民三十三年秋天走到了蘇北去。

自從他到達了蘇北以後，不消說他的政治思想是變成了更左傾，拚命的在蘇北地區大演演講，號召青年學生們，無微不至。並且把自己的兒子，也送到延安去，他的努力雖然是值得敬佩，但中共方面因爲是一個智識份子，對於他的入黨請求，並不會予以允許。

後來他患極重腦病來滬醫治不愈，到了臨危時，曾對自己生前未能加入中共引爲憾事，因而發表遺言，望中共准許他在先後加入爲黨員，不知後來可能達到這個目的否？死人入黨，這倒也是一個奇聞！

郭沫若挽車推妻

誰都知道郭沫若先生的夫人是黎明健女士，但事實上他還有一位正式的元配夫人，却不爲他人所注意，在郭氏自作五十年譜內，記有「民元奉父妻命，正式結婚，大失所望」。這位使他失望的夫人，即是真正的元配。母幾年來，他們很少見面，這位郭夫人也很少接受到丈夫的禮帖，民國二十九年間，這一次的相會，該是最足使她紀念的了。

那年郭氏曾以文委會中將主委的身份，由重慶去嘉定故鄉一行，抵家後即與髮妻晤及，執禮甚恭，並相偕同赴岳父母家，當時此位郭夫人年已五十許，且纏足小脚，郭氏乃爲其雇獨輪之「鷄公車」代步，本人則隨車

步行，及行至一平坦人道時，郭氏不知怎的，一時雅興勃發，竟從車夫手中接車柄來，親自爲其妻阻，始交於車夫，而此一對老夫妻亦狂笑捧腹不止，但會幾何時，郭氏究不能常居鄉間，復作遠行，屈指至今，已七年餘，當使郭夫人望穿秋水矣。

翁文灝門下三劍客

勝利後的政府接收工作，鬧得一團糟，弄得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至於公正廉明的接收大員，並不是沒有，不過很少，蘇浙皖三省敵僞產業處理局長劉攻芸，是難得的一位。

劉攻芸是福建人，他有一位哥哥，做過宣統皇帝的先生，名字叫劉慶業，後來却附逆，參加了「維新政府」當什麼僞宣傳局長，後與梁鴻志鬧意見，遂憤而丟紗帽，至今未知何往？溥清遺老陳寶琛，是他們的族人，張公權任中國銀行總經理時，他是會計主任，歷次升遷，郵政儲金匯業局局長，中央信託局長，四聯總處秘書長等，但是知道他的人很少，因爲他不顯出鋒頭。

日本投降以後，由於翁文灝的提拔，任職三省敵僞產業處理局長，翁文灝的門下，同時有經濟部東北特派員孫越崎，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錢昌熙，是翁門三鼎中，也是翁門下的三劍客。

劉氏自己對人說，我做了敵僞產業處理局長，却未曾接收得一所住宅！像這一類人，才值得我們老百姓稱頌。

葉青反「毛」處死刑

國民黨的反共理論家葉青，出身於共產黨，不能不說是奇蹟。

原來葉青與張國燾之類，在延安被視作反毛份子的，張國燾溜得快，總算被他逃到了重慶，葉青運氣壞，被毛澤東抓了起來，而且下令槍決。

與葉青一起槍決的，共有八個人，全是被認爲反毛的叛徒，他們被處死的時候，葉青輪到最後的一個。不知是不是共產黨的子彈差了一點，子彈從葉青的頸項裏面射進去，從嘴裏穿出去，却並未致他的死命，當場他自然也昏倒過去，但夜半蘇醒過來，他發覺除了死難的同志們的屍體之外

，再別無監守的人，於是他用布包紮了傷口，掙扎着逃出了虎口，轉臉逃
出封鎖線的時候，傷口已有蛆蟲了。
他僥倖地保全了生命，他真切地體味了共產黨的滋味，便成了國民黨
的忠實的同志，且作爲反共的喉舌。

蔣緯國捐行李

蔣主席之二公子緯國「秉承父風」守正不阿，早請在軍校讀書時，共
諸生同受嚴格之訓練，絕不以身份而飛揚跋扈，因之深得師長及同學之敬
愛，重慶來人會述其逸事一則云：當我方發動攻通中印公路之前，軍部派
遣一批軍官乘飛機過馬拉雅山駝峯，載送至印度「加爾各答」，受美
式訓練並協議戰機，屆時各軍官集合機場，待機出發，有上校陳某者，方
舉步，忽見某士兵將其行李擱上飛機，視其領章，屬上尉階級，不以爲意
，蓋軍中之常情也，後因事詢其姓名，則答曰：「蔣緯國」，該上校惶恐
之下，亟向慰勞，則曰：「毋謝，君上級長官，此余應盡之職也！」事後
該軍官逢人盛道，心折不已，即此一端，可見其平日之教養究屬不凡。

吳祖光得罪張恨水

以「鳳凰城」話劇成名的吳祖光，一度曾被目爲中國劇壇的翹首。在
重慶話劇界很吃香，後來因爲又搭上了郭沫若先生的一點裙帶親屬關係，
而被劇壇霸主夏衍所提攜，於是更加紅了起來。祖光本不是個愛說話好出
風頭的人，但爲了應付某些場合，便也不得不時常以無黨無派作家姿態出
現，而代表一方面開幾炮，有時也在新華日報副刊上用真姓名或化名的表
表幾篇劇壇八股。

這裏所要提的一件事，便可以說明祖光的確是一個「受人之託忠人之
事」的好人。原來張恨水先生在大後方文壇上，始終是保持了作品銷數
最大，擁有讀者最多的文藝作家，老實說，早就招了那般新文藝派的忌妒
，張氏在新民報發表了一篇長篇連載幻想小說，名爲「八十一夢」，文章
之刻薄，作風之潑辣，內容之豐富，實在筆者所閱過國產新小說之上，其

中有一章專門描寫中國戲劇界的——自然是話劇界了，其挖苦之深刻地道
，實不怪劇壇中人七孔生氣，於是大家都認爲張恨水太混蛋，怎麼可以挖
苦到負有宣傳抗建大業任務的神聖戲劇界全人的頭日來了呢？因此，激起
公憤，認爲非給姓張的一點顏色看不可，協商結果，便祕推吳祖光出馬，
先在新華日報副刊上大大的攻擊了張恨水一番！

可是廉價的攻擊是沒有用的，張恨水始終不動聲色，繼續寫他的章回
要說，不過據悉習此中內情的人說：後來還是有人出來加調停協商的，協
商的結果，便是張恨水過生日，曾經登罵張的新華日報副刊的同樣篇幅上
，又刊出了歌功頌德的文章詩歌之類，而吳祖光也日漸和新民報親善了起
來，真是把戲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楊杰遁入空門

楊杰（耿光）將軍，是一位軍事政治外交的領袖人才，在軍事上北伐
時代担任過總司令部參謀長，担任過第十軍軍長，後來兼任過陸軍大學校
長，担任過駐蘇大使，在勝利以後在大後方沒有復員至京，担任要職，因
此外界時有謠傳，說楊將軍由於思想左傾，所以政府未能重用，這完全是
挑撥離間之言，並非事實的真相！

在勝利初臨的時候，楊將軍住在昆明，後趕到重慶住在南岸龍門浩
子灣一所半舊的洋房裏，會對往訪的新聞記者發表了一篇說蘇聯是北方之
雄，美國是西方之雄，中國應當周旋於兩者之間，無間輕薄的談話，這不
過是他對於中國政治上的一種看法，並不是什麼主張。

楊將軍一年來一直住在這所洋房裏，沒有離開他去，也不與外界接觸
。他在那裏過着與世相遺的獨居生活，並且他變成了一個佛教徒，屋裏供
奉着佛像，擺着很多的佛經，他一年來完全過的是具寶紅魚的生活。他這
種出世的生活是由於政治上的失望嗎？不是，他的信佛起因，據他自己告
人，始於民國十六年一月裏，他因爲那時患着血脈過事的病，醫生對他的
健康很擔憂，勸他少用思想，他乃採取了信佛的一途。

自他信佛念經以後，說也奇怪，果然能減低了血壓，身體日日恢復康
健，所以他從來不作深入的思考，數年之間，連他最喜研究的軍事學一類
書籍也很少看讀，除了念經坐禪外，只有戶外散步，他完全變成一個虛

誠的居士。
他是為身體上血脈過高而信佛的，反對政府的人們造謠說如何如何，根本不值得一笑，他是雲南大理人，因重慶的空氣比大理好，重慶當一直住下去，一時不會離開那裏的。

朱德恩人是蔡鐸

共產黨的軍事領袖朱德，他是雲南的尋甸人，自幼，是軍人出身，最早在海軍唐繼堯處。當一個小排長，後來辛亥革命起義，又投了蔡松坡的部下，從排長一直升到旅長。

當國內革命風潮洶起雲湧時候，朱德又到德國去留學，在柏林實習軍事學識，連數年之久，回國後，加入共黨，造成到目前的地位。所以他自己說，一生是幹着軍隊的事務。

有人談起：蔡鐸對於朱德，非常識拔，在幾個月之間，一個排長擢升到旅長，在軍隊裏是絕對所沒有的事情，就朱德談起蔡鐸，總是感德不已了。

王柏齡妙計保華屋

中央委員王柏齡，在戰前確實是出過風頭，他担任過江蘇省參議建設廳長，可是在戰後至今，一直沒沒無聞，不知是他淡泊于名利？還是另有原因而在政治上脫了節呢？這就不得而知了。

他在蘇省建設廳長任內，在他故鄉江都，大營華屋，廣有園林之勝，當地人稱之為王家花園，遠在當地的著名徐（寶山）園之上，凡到揚州遊覽地，爭以一觀王家花園為榮。日寇侵略，既下淞滬，又佔蘇錫京真，揚州與鎮江一江相隔，不久就渡江佔領揚州了。王柏齡對於他辛苦經營的華屋，頗難離捨，乃直至日軍抵達郊外，方纔逃走，逃走之先，恐華屋被日人焚燬，乃想出一保存的方法，前後門各貼上以日文書就的字條，上面說：友邦軍隊明鑒！此屋建築工程浩大，歷年經營，方成此華屋，萬望友邦軍隊，體念物力艱難，不要焚燬，實為拜禱！等語，原來王氏係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精于日文，所以寫來頭頭是道，果然日寇進據揚州之後，並不會把他焚燬，這也是王氏巧妙保全華屋的方法。

顧樹森棄官從商

繼商務印書館聘朱經農任總經理後，中華書局本聘顧樹森為該局總經理了。

朱經農二人，皆畢業教育司長之尊而不做，情願做商務印書局的總經理，這真是一個奇蹟！朱經農的出身，曉得的人很多，至于顧樹森，在教育司是專任國民教育司長早年努力于職業教育，後來亦曾做過太倉嘉定等縣縣長，他的外號陸亭，平時作文發表，多書「陸亭」之名，他與黃炎培沈信卿江問漁等人，同為中華職業教育社系的人物。後來他從政了，很有活動能力，由縣長爬到部中司長，很是不錯。

現在顧樹森擯了沙帽，棄官從商，便又回了他十多年前的舊本行，政府失一能員，出版事業中却得一幹才！

王懋功右傾被攆

現在江蘇省政府主席王懋功字東成（原為東臣，抗戰後始改東成。）江蘇徐州人，（王籍在銅山蕭浦之間，確隸何縣，一時記憶不消，惟知與張治中之安徽巢縣不甚遠耳。）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是否與蔣先生同學？不可知！）驅逐甚修，廿年前已蓄小鬚，軍裝革履，相貌不凡。許汝為（崇智）率軍駐閩時，王為許部旅團長多年，與許極有淵源。黃埔軍校成立，王受蔣先生聘，入校為教官，見重於蔣校長，與王柏齡齊名，一時有「軍校二王」之名，極有聲譽。

黨軍成立，劉峙為第一師師長，王懋功為第二師師長。張文白（治中）為二師參謀長。掃平



上海文化的另一面



楊(希閔)劉(震寰)之役後，蔣先生兼廣州衛戍司令(吳鐵城爲副司令)而以王懋功爲衛戍司令部參謀長，張治中爲司令部參謀處長。自二次東征惠州潮汕，命王懋功以參謀長代行司令職權。張治中以參謀處長，代行參謀長職權。東征克復惠州潮汕後，蔣先生班師回羊城，王懋功卸代理司令職務，重回參謀長本職。

時粵中聯俄容共之策未變，凡「右傾」者，胥難安席。因許汝爲右傾，並霸佔西江財政，粵軍腐化蔣先生乃派黨軍總司令部總務部，並將許部軍長梁鴻楷之軍部繳械，將梁扣留。而請許汝爲下野派兵護送赴滬休養。許既至滬，時與王懋功函電往來，蓋兩人皆右傾同志也。中有一函爲蔣先生檢查扣留，則赫然有計劃之右傾發動書也。一日王赴東山蔣邸謁見，久久不回，傍晚，王之衛士四名回司令部，則佩槍皆被繳，王亦被扣留。至明日蔣先生派人捉送王懋功至滬，蓋同許例，將王攔走矣。故當北伐出師，王雖請纓，未嘗錄用。

國軍北伐成功，統一全國後，王一度投汪精衛，出爲正太鐵路局長。廿六年抗戰軍興，蔣先生追念王氏前勳，重加擢用，至卅三年，王爲江蘇省政府主席，以迄於今。蔣先生眷信方隆，王之老運，正未有艾也。

★辦主隱菊沈★

新 村 服 務 社

專代經銷 名貴出品
 承辦一切 廣播廣告
 兼接各界 喜慶堂會
 出版各項 優良刊物

地址：上海安路一四四號
 電話：八四七六

編 者 的 話

這一期因爲本刊社址發生了問題，原在泗涇路三樓的一室之地，已爲華美晚報收用，在上海房荒嚴重的今天，一時間，叫我們搬到什麼地方去呢？文化機關在今天的艱困情形，我們已不忍再言，阮毅成先生他同情我們，曾經替我們寫了許多信，爲我們解決困難，我們是感激不盡的。潘公展先生的慨允鼎力爲助，亦應在這裏深深的致謝，現在我們的社址，暫假南京中路龍泉園路善全里三十六號，這是本刊發行人夏功楷先生的律師事務所，我們正在設法另覓社址。

又因爲本刊在六月十日這一天假寧波同鄉會招待讀者舉行一次聯誼會，並請上海滑稽名家會串，人手不多，不但招待不周，而且把刊物的出版日子展了期，所以這一期祇好合刊了。

本期的頁數，雖然未見增加，然而內容方面我們自問還不使讀者失望，梵音先生是南京雜筆寫得相當生動，雖然見聞不多，但他的入筆頗頗風趣，岳少峯先生的「從學潮中看朱家驊」，對本年五月所掀起全國性的學潮有詳盡的分析，雖然在時間性方面已有明日黃花之感，但仍有一讀的價值，馬義先生的「民主政治的前提」一文，對當前思想問題痛下針砭，在民主高唱入雲的今天，對民主有認識，有研究的還不多，這一篇文章值得三讀，還有胡思謙先生的哭訴，對於今天社會矛盾的悲劇和人民的希望傾吐無遺，我相信讀者一定愛看胡先生作品的。

◀ 編 主 楷 功 夏 ▶

寧 波 同 鄉 會 會 刊

報 導 甯 屬 動 態

構 通 滬 甬 消 息

刊 載 鄉 賢 事 蹟

聯 絡 同 鄉 感 情

訂 閱 處 西 藏 路 甯 波 同 鄉 會
電 話 九 一 七 二 號

羣 言 雜 誌

八 九 期 合 刊 目 錄

時事縱橫談..... 錫凡·天虹

論「紙老虎」及其他..... 鄭餘德

南京雜筆..... 梵音

美蘇關係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張傳宗

從學潮中看朱家驊..... 岳少峯

當前農民離村問題的危機..... 項澤民

民主政治的前提..... 馬義

行雲草..... 伯敷

李有才板話的測評..... 楊文耕

哭 訴..... 胡思濂

夜讀二記..... 莫高

本刊招待讀者聯誼會..... 何祖蔭

一封無法投遞的信..... 白地

龍吟虎嘯..... 生甫選輯

木 刻..... 白帆作

漫 畫..... 張文元·風子·海潮

● 期日版出意注切密請 ●

◎ 新聞圈內另有天地 ◎

報強

◎ 小型報中別樹一幟 ◎

內	編	幽	諷
容	排	默	刺
充	新	談	潑
實	穎	諧	辣

號六三里全善路園泉龍路中京南	: 部理經
六 三 九 一 九	: 話 電
號八弄三九四路陽鳳	: 部行發
七 一 四 八 三	: 話 電